

一笑人間萬事

辛吟松著





1992 年9 月初版一千五百冊
定價每冊馬幣M \$ 8.00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 郵購處：

CHAN YEONG SIEW
No. 405, BLOK 51,
JALAN 24/2, SECTION 24,
40000 SHAH ALAM,
SELANGOR, MALAYSIA.

辛吟松著



一笑人間萬事

一笑人間萬事（代序）

行脚人世，在天地间作客，我想，人该要具有如何宽广坦荡的胸怀气概来面对时间浩浩江流的滔滔东逝，没有怨叹的，如霁月清风，然后，不愤不惧投身于汹涌的江中，寻求一种向前奔流，浩荡不息的生命气息。

这令我想起两千多年前，孔丘临立于川上，面对着潺潺长流的江水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不舍昼夜是健动不已，宇宙生命的大流，它像水一般，一直不断绵绵延延伸展下去。生命原也该是如此，如月涌大江，遇平沙而做浅滩，过乱石而化激流，而后汇百川入海，这样才能掀起一场澎湃的喧哗。

以前，我初读曹操的《短歌行》时，只感到诗中的气魄雄浑，除此之外，别无思得。后来再读那首诗时，隐隐中却看出了宇宙浩渺与人生短促的对照，尘世欢愉和历史忧

楚的悲凉。而我的眼中常出现一些佝偻背脊，风霜的鬓发，悲苦的愁颜，以及一些生活在现实的风雨及坎坷苦难之下的一群老人，从他们的身上令我读出时间的无情及自己心中的惶恐和惊悸。而地球一直在旋转，人呢，却慢慢的老去。

许多年了，我一直在思考着人活着的目的，尤其是在这蜂蚁蚁的社会，鸡鸣时万事无休歇。忙忙碌碌，一生就这样过去了。人活着的目的呢？为家，为国，为这个时代，或是为我们的下一代负责？而我却很喜欢辛弃疾《江城子》中的那句：「一笑人间万事」。仿佛世事都能把它当着风月般看，素琴短笛，笑傲人世。因此，多年的思考，仍然找不到一个肯定的答案。然而却惹上了另外的一些迷惑。

还是《菜根谭》中说得好：「世人为荣利缠缚，动曰尘世苦海，不知云白山青，川行石立，花迎鸟咲，谷答樵讴，世亦不尘，海亦不苦，彼自尘苦其心尔。」而时间如流，世事种种，能把它当做等闲事看就把它当做等闲事看，这样才能达至「就一身了一身，才能以万物付万物；还天下于天下，方能出世间于世间」的生命修养。

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人间多少喜怒哀乐，也都只付以淡然一笑。一笑之后，也就无所谓生死荣枯了。

目錄

· 一笑人間萬事（代序）

1 · 第一輯：〈天地情〉

2 · 天地情

5 · 回鄉偶思

7 · 起火

9 · 風雨路

12 · 歷史的盲點

15 · 會館老了

18 · 流逝的清溪

21 · 舊時堂前燕

24 · 年的感想

27 · 在星天下淡去的神話

29 · 夜的獨白

31 · 逢場作戲

34 · 孤臣孽子

37 · 歲月維新，河山依舊

40 · 回到小鎮

42 · 一同行過

45 · 心情點滴

47 · 第二輯：〈儒道世〉

48 · 儒道世

51 · 鵝湖之夢

54 · 當代新儒家

57 · 向何處去覓心安

60 · 儒風日已遠

63 · 道家風骨

66 · 老子

69 ·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

72 · 繞樹三匝，無枝可棲

79 · 第三輯：〈人間行〉

80 · 人間行腳

83 · 回家

85 · 赤足，走過田垠

88 · 唧唧蟲吟

9 1 · 現代街頭

9 4 · 歷史窗前

9 7 · 揸城的心情

1 0 0 · 逝水的聲音

1 0 3 · 不眠雨夜

1 0 5 · 失落的根鬚

1 0 8 · 廟的記憶

1 1 1 · 火車

1 1 4 · 歲歲年年

1 1 7 · 故交情思

1 2 0 · 明月同心

1 2 3 · 聚會

1 2 6 · 水龍吟

1 2 9 · 年想

1 3 2 · 五樓的風聲

1 3 5 · 悲歡離合

1 3 8 · 那一夜

1 4 1 · 人間的等待

1 4 4 · 三炷香

1 4 7 · 悠悠歲思

1 5 0 · 詞中心事

1 5 2 · 曲終



第一輯



〈天地情〉

天地情

天在上，地在下，天地和合，生命衍生。因此古代中国人讲生命，总离不开对天地感怀恩泽的情念。天地有其性，人间有其情，像中庸一书所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致中和，天地位，万物育焉。」而人立身在苍茫的天地间，怀抱着一种无畏无惧的精神，盈天地自然于一气，在各别的生命中修道、明道、行道，乃至传道。我想，这许是人之于为人的使命和目的吧！

而许多时候，我不得不从历史哲学中去省思人与天地的关系。在历史的长河中，我们才能肯定人在这天地间的价值。从个人到族群，过去、现在、未来，以人文为线，连而贯之，方可釐清出一个源远流长的发展。在情意和义理的世界，一个照面会通，天地

人，内外合一，在茫昧的历史中，则就华华光采起来了。

只是人之在世，说什么也是不能离开生和活。生成于己，活赖于外。生命必须交由自己不断的去开拓和向前推展，生活也必须要求日新月异。只是在许多时候的自我反思中，我总感觉生命在天地间浑然的成长，还是必须胥赖思想的推启移进和道德的持用运作。失其思想，丧其道德，则就只有生活而没有生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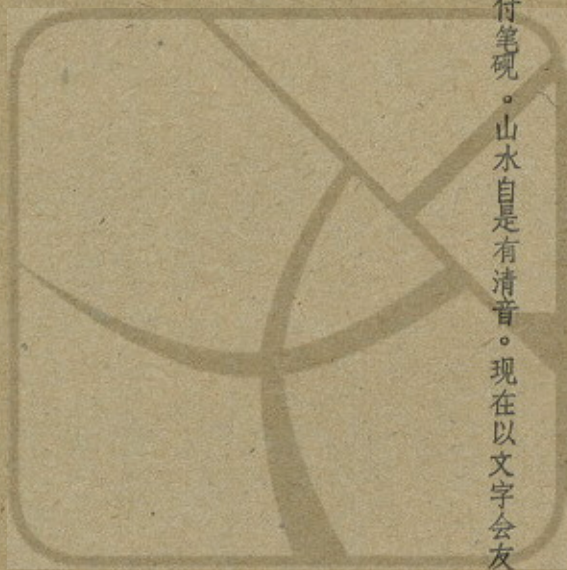
另一方面，生活如果多欲，则生命必见多情。是以欲当知足，情也须适可而止。情欲若任其一往直前不加以遏止，则迸裂而出的，将会是冲垮一切毁坏的冲动。一晌贪欢的醉梦，留下来的却是醒后杨柳岸晓风残月的悲凉凄清，以及无边的寂寞与无依。因此，为什么道家讲虚静无为，儒家讲修身养性，理就在于此。

但长久以来，我一直深信着，人与天地的结合，全在一个情字。天地有情，人亦有情。惟其如此，江上清风，崖间明月，甚至于草间一露，花间一果，自有其之生命情趣的存在。而人涵泳在这天地间，宛若天覆盖着林，林覆盖山，山影覆盖着江河，那种互相呵护的情念，悠悠长流，沛然不息。天地万物也因而长生。

所以我每念及天地中万事万物，总会想起董仲舒说的：「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

。』所有的事物都解在一个情字里头了。如今执笔写此生活中一些零段碎片和生命在思索中的灵光声影时，仍以一心贯之，后以理疏导，以期在情理的索引下，不至于在热血的挥洒中迷失了自己。

而冷眼看尘世，热心付笔砚。山水自是有清音。现在以文字会友，就姑且择此栏名为『天地情』了。



回鄉偶思

熙攘尘世，浴身在这无穷的蝇营狗苟之间，总感觉有一种茫然无绪的世累千丝万缕交缠心中。或许是一种过度时期的倦怠吧，我告诉自己。只是许多时候我不免受困心灵的僵滞而不知如何去安放自己的生命，一任自己的灵魂流放在无尽的空无之中。这不就应上了沙特荒谬的人生那句话？而老聃说的：「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一直是我鉴以为镜，体察观照的智语。唯人生并不是常怀得意，尤其是生在这红尘深处，情牵欲系，更免不了时有秋风萧索，落寞冷寂之叹了。因此收敛心欲，让所有的事情在我的心中淡出淡入，才是我的所求。

最近辞了教职，回到了乡间，以书为枕，以清风为友，三更更有梦，梦在清凉的晓啼声中。至于过往的情涛，现在的波澜，都交付予我手中这经书日月之中了。心情也逐渐

的平淡了下来。偶尔夜中有风雨飘过，也可以很恣恣的把它当做一行行的注脚和诉韵，兴观群怨，任意所之。生命在不知不觉中也已从困顿之间走向明朗。这仿如许久许久以前，我以童子之姿去面对满天奕对而清明的星图一样，胸自淡淡而洒脱起来，心凉如水。

所以我现在时常想，人偶时遇到生命的迂折而知道如何去放开自己，不过于执著自己所追求的，则就可以免被情绪所压缩而使到生命趋于扭曲。但放开并不表示放弃，唯其放开始能兼持智慧以执意所有。是故道家讲道法自然，无非是想在某些自闭的心灵中凿开一个开放的天空，使到生命得以飞扬而不断提升。

如今怀抱乡居生活，不因为淡泊而明志，宁静而致远，却只应上了同事在惜别餐上说的一句话：「休息，只为了走更长的一段路。」我想，生命原本就是这样，没有所谓的休息，折返原来是向前，静中带动，周而复始的沉潜着一种不息的生机，不断的向上成长。而我却心许于自己在不断的出发中去完成这有限的一生。至尽，生命的意义于我也就此而形成。

因此回乡，蛰居三月，希望能因这自囚与挣扎以后而蜕化成一只蝴蝶，咬破层层丝丝茧，并在一个亮丽的天空下，展翅施示一身斑斓的衣采，且飞出一个巍峨的春天来。

起火

孩提时，我总爱在传统的节日中，静观母亲在灶前起火蒸糕。母亲先把一根根细幼的柴枝放进灶里，然后在其间垫着一两张报纸，接着一支火柴点了下去，火在纸间燃烧。母亲遂然取起一支铁管，猛向灶中吹气，火势被吹得狂狂泼泼往柴枝间烧去。

有时因为柴枝气湿，报纸烧完了，可是火苗依旧燃不起来时，母亲只得再加进几张报纸，或浇下一些火水，点了火后复不停的往那火灶里吹气，火给吹旺了，火星四散。母亲呼气呼呼的放下铁管，汗水在她的颊间畅流，鬓发散乱。她接着再把一些粗柴，往灶里推进。一片白烟在火中升起，迷迷濛濛中，我突然看到母亲的笑脸在白烟中不断的扩张，扩张……

在那片乡野的岁月，童稚中我存有一份天真的期待。从农历新年开始，然后自元宵

、清明、盂兰、中秋到冬至一路日子的盼望下去，等待着母亲起火，等待烟火的升燃，等待各式各色传统的糕点在母亲掀盖的时候呈现。而母亲总是那么无怨无悔的把自己的日月和流年熬成了一糕的甘甜，为传统的节日奉上了一生的虔诚。

长大后，当我懂得在岁月中去省思自己的生命时，才发觉过往所走过的传统节日，一些神话，一些传说，甚至于一些童谣和美丽的梦都在我的生活中哗哗而光亮起来。

只是近些年来，西潮东起，西方文化的末流余绪，把我们原有的生活习俗牵转向一个迷惘和失落的地方。我们纯正的人文精神开始崩溃了，传统也成了一种包袱。我们仿佛不知道自己的生命归宿该往哪一个方向去寻找，民族的文化慧命，也像是那莽莽大荒中已被割断源流的清溪一样，流不出两岸葱茏的青绿！

而母亲和老一辈的先祖们，在往昔的旧岁中，以木柴和火，把每一个传统节日点亮。这片亮光一晃一晃的，自我的童年时代开始，随着年岁的渐长而愈加清晰明亮的在我的心中燃烧。因此如今，在这风雨飘摇的人生路上，依据着母亲的起火精神，我已开始懂得如何在凄寒的风里学习起火，起火，以求温暖自己及温暖着族人一份传统的文化慧命。

風雨路

風雨的路，四十英里，我的单车在路上飞驰。雨点如箭射在我的身上和颊间。寒风狂狂颯扫，路两旁的树木在风雨中狂舞，我紧握着驾盘，任风吹雨打，在没有雨衣的掩盖下，衣装全湿，但我也没有停下来避雨。

轻雷在天边乍响，远山在烟雨之中，一片濛濛。天已经沉暗了下来，六点四十五分，黄昏是雨，是风，是我急于去向佛教会聆听一个华人思想讲座的心情。风呼啸的从我的耳际擦过。一路上的稻田和野林也被风从我的眸中擦掉，白茫茫的雨，阴沉沉的天，树和屋子和山和一辆辆的车竞跑。我看着前方，前方一片苍茫，只有雨和风，只有风和雨。

我突然想起童年时，也那么任意的在风雨中玩耍，雨打在身上是一种痛快，打滚着，欢笑着，野性的生命，仿佛在风雨中更能显见其之坚韧，不畏风寒，不怕病痛，傲然独对天风海雨的考验。那时，风雨往往是一片飞扬的笑声，在天地之中，自也成了岁月中的一丝暖意，呵护着童年踏向成长的路上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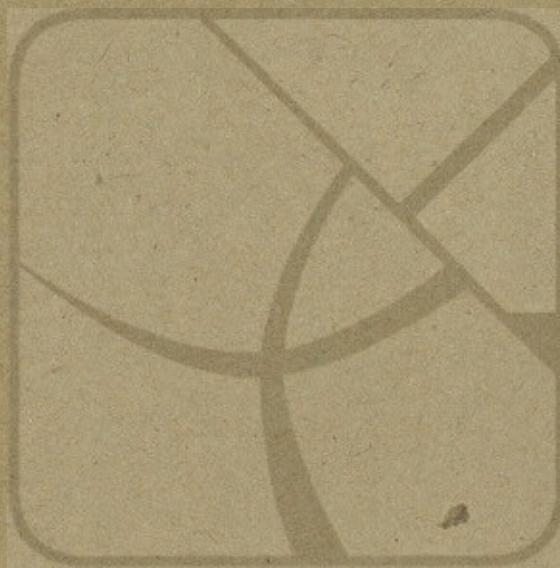
天已经暗了下来，七点二十四分，迎面照过来的车灯一辆一辆的呼啸而去。在黑暗中，我看不到雨，但我感觉到。风很冷。我的散发飞扬不起来。衣角湿贴着肉身，飞扬不起来。

多少年了，我已不再任性的把自己投向风雨之中？像童年那样，投出一片纯真的性情，去独对人世的魑魅魍魉。而成长后，我们却必须在世俗的眼光下活着去做一个世俗的人，做自己不想做的事，不敢做自己想做的事，生命成了一种无奈，我们却浑然在自己的虚假之中生活下去，把感情也包裹如粽子一样密实。自己出不去，外面的人也进不来。

风雨路遥，前方还有更长的路，但不管多长，总比不上生活的路长。生活里的横逆，是一场漫漫的风雨路，柴米油盐，悲欢离合，穿过去，就是整整的一个人生。而每个

人的一生都是一场风雨，一生度尽，自也就风消雨停了。

单车呼啸向前，四十英里的风雨路，我终于在寒冷和抖噪之中穿过去了。穿过去了，在城府一片灿烂的灯火下，我等待着冲闯另一场更大的风雨。



歷史的盲點

最近读马来半岛的历史，夜深灯残。当翻至英殖民时华人乘一艘大桅船南来拓荒的那一页，心开始和窗外的午夜一样苍凉了。记忆中十九世纪永远是一个沙尘滚滚的年代，牛车在暮色苍茫的荒野上暖暖轮转而过，一代代逐渐没落了，拓荒的悲歌也已成了另一个世纪的故事，在二十世纪尾声的市嚣和酒杯的碰撞之中隐没，而读史的心情，在漫漫而孤寂的午夜，却是一种花果飘零的恍惚和沧桑。

四年前我在一座野镇执教时，总爱与几个同事在黄昏驾着单车到七英里的一个村庄去凭吊历史，据说那是丹州华人最早落脚的地方。一座水月宫，一条黄泥路，一片荒山野岭和十几户人家。三百年前的历史没有文字的记载，只是老人口传的故事，和着一腔

浓浓的乡音。一代接一代的在述说着血流飘杵和孤怀独往的拓影，在冷冷的风中，慢慢流失……

其实在半岛各州，都有类似的村庄和小镇，留着拓殖者赤背对天的创痕和汗迹，在一片野草萋萋的荒坟和残碑之中，一任时间的洗刷而渐渐剥蚀，没有多少文字把他们的历史记载下来，说他们都是一群淘金不成又归路已断的拓夫，何德何能踏入史册？于是，百年前那一路鏖刻着数不尽拓荒的血印，全被后代子孙埋葬在一片空白的记忆里。我们，遂成了自己历史的盲点，在失根的年代里醉生梦死的生存下去。

而我想，我们与这片土地所系有的情缘，该是源自于历史的脉动挺进，唯有把个人的生命安放在历史之上，才能成其源远流长的承替，能大、能深、能沉。然而，当我们的历史已成了一片模糊，不能感同身受先祖那个年代开荒拓土和挥汗洒血的艰辛时，自也不会珍惜着这曾一双双手赤拳兴建起来的家园，一旦时局困顿和理想受挫时，则必会兴起孔丘那「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念头，成为现代的拓荒者，犹如水风信子，面对渺渺天涯，在另一个国度播撒着种子，种出二等公民的树来。

有几次，出席社团的宴会，总会在贤达们献词里听到，我们五千年优秀的文化和历

史……我们要记取……要保存……

每次抬头，我总会看到他们一张一拢的嘴巴和空洞的眼睛，在幽幽的灯光下，寻找着梦幻中一片破碎的残图。

至于现实里，我们在这片土地上的历史呢？那可歌可泣的年代，一百年两百年三百年的，我想，在众人的遗忘中，却只能交给窗外的夜风和溪间的流水默默哽咽的去吟唱了！

會館老了

會館老了。

館外的漆色在風雨和歲月的侵襲中逐漸剝蝕，牆上的裂痕細細开到溝渠邊的牆角，
「三層高的樓，赤紅的門柱，柱上的對聯和門楣上拱着的館牌，靜默相對，守着一份沉寂
的輝煌。」

每次我从小巷中拐彎走過這座會館的門前時，總會寂寂想着，那里面將會是一個怎
樣的世界？麻將台對着嵌牆的瓷像？或是冷寂的牆壁對着列祖列宗的牌位？而我很少走
進去，多是路過，然後把會館遠遠遺留在身後。

「會館還有沒有存在的意義呢？」有一次與朋友談到會館的問題時，他問。而我沉

默。这介乎于历史价值与现实之间的问题，在时代的递换和社会的转型中成了年轻一代的疑惑。我想，我们这一代既没有离乡背井而还紧紧抓住自家乡土的泥香感情，也没有海外遣孤旅居客地孤寂清冷的乡念，桑梓社会的感情自然是较之先辈来得淡薄。所谓籍贯，或所谓乡谊的传统观念，那都是属于上一代的事了，都已成了一片残黄的历史。

我沉静听着朋友的牢骚，关于会馆组织的僵化，暮气沉沉。会议厅里的桌椅蒙上了一层厚厚的尘埃，踏进去，一股霉气扑鼻而来。除了一年一度的周年宴会和颁发贷学金外，会馆内永远是冷冷清清的沉寂，像嵌墙瓷像中先辈们眼里苍茫的暮色。「都已经没落了，我们还需要它吗？」朋友最后发出一声轻轻的叹息，落在我的心里，却成了一阵失措的惘然。

或许还会有人认为：我们今天已不再生活于方言为轴心的社会，根植这里，籍贯：马来西亚的华人。福建、潮州、广东、客家、兴安、红花绿叶都是一家。上一代和下一代对籍贯的感情，都因为生长的环境与对自身乡土的认知而形成了各自不同的回应。会馆的时代，是已经过去了。像一盏灯笼一样，高高的悬挂起来，只让人去凭吊和缅怀它那往昔日辉煌罢了，再也照不出前路的一片光亮。

或许，也会有人认为：会馆的存在，是华人迈向大团结的障碍，它制造了狭义的传统籍贯观念，分裂了华人远大的视野，在自己同乡的世界里转圈，却转不出一个高远开阔的天地。

或许，……………

然而我对会馆永远是带着一种崇敬的心理，像对着那一批批浮萍入海，孤身飘洋，忍酷暑、抗疟蚊、拓荒土和开莽林的先辈一样，相信着它曾贡献过的一切，将会在史册中为子孙后代提供一个无限广表的价值和精神内涵。

只是，再从车声烦囂中的闹市转进小巷，仰望着会馆微斜矗立在黄昏的残照中及裂痕和薜苔在墙上纵横时，我心里依旧是响着那句话：「会馆，毕竟还是老了。」

流逝的清溪

回到小镇，一直令我惦念的是屋后那隔着片胶林的小溪，溪水清澈，游鱼可数，一座老独木桥。一丛斑黄的野林。一岸翠绿的稻田。一脉淡淡迤邐远去的青山，一片蓝天白云。而早晨时，阳光从树叶间筛了下来，溅照着溪边的一片片芋叶，芋叶上的露珠在晨光中闪烁，滑了下来，然后一滴两滴的滴进溪里。童年时我时常在这条溪上嬉闹，或约了童伴在田野山间放歌。匆匆十五年的岁月过去了，但我的记忆仍那么清晰的一行一履印着童岁的旧景，缓缓着一条比岁月更远更长的思流，不时牵引着我回到那似梦如歌的溪上，坐在独木桥边，数着溪里漂过的青萍，漂去的绿叶，漂远的纸船……

后来，胶林全被砍伐及烧除，那里开始建起了四五间稀稀落落的屋子，一树林的鸟

声不见了。我曾经跑到小溪去看，溪水依旧清澄澄的，有两三个马来小孩光着屁股在溪中游泳。稻田间的水牛仍是旧时相识的，哞着哞着。而农家的孩子在田埂上放风筝，天高高，山远远，黄昏落日残霞，孩子的笑声在风中荡起，而溪水仍潺潺不息的流去。

再后来，独木桥改成石桥，泥泞的小路也开始铺上了碎石，溪边孩子时常游泳的地方不知什么时候围起了一道铁蒺藜。溪岸上的那丛野竹也被伐掉下来，烂纸箱、饮料罐农药瓶和一些鸡鸭的尸体偶尔在溪流中漂来。附近的屋子建得越来越多了，然而溪水却越来越混浊。「溪里的鱼会不会拒绝呼吸呢？」我想。对岸的稻田也逐渐荒芜，水牛静静的躺在泥沼里，我仿佛看到它那哀伤的眼睛正望着远山默默……

时代转变了，一个老农对着我说。他小时候时常在这溪里抓鱼捕虾，或比赛游泳及打水仗，而一家人饮的，也是这一涧甘冽的溪水，冲凉洗衣，更在其中。「上苍施予的，自是带着一份纯洁的意念，要我们守着它，如同守着自己的土地」。但时代转变了，当我们迈进脚步踏向文明的同时，也必须把自然的原始摒弃在后，我们必须屈就自己，在文明浪潮的冲击中生存下去，像小溪一样，虽然污浊，仍必须哽咽的流下去。

而老农老了，溪水老了，但这片大地的生态环境仍需要我们这年轻一代，付出更多

的关怀和爱。而我是多么不愿意在自己的记忆中抹掉那一景童年的青葱和原始，那亮丽的青山绿水和蓝天白云呵！

艾瑞克的《土地在消失中》一书明白指出：「人类破坏自己的幸福已有数十年之久了。」大地在消失中，树林在消失中，鸟声在消失中，清澈的小溪在消失中，幸福在消失中……而我童年的梦呢？

我突然感到惶惶起来了……

舊時堂前燕

小时候，十五年前，或许时光可以倒退得更远。渺渺茫茫的记忆，那里头剥蚀的岁月，仿佛只留下黄昏里一些浮动的宁静，以及一批批来去的燕子，燕子在小镇的每一家板店屋檐下建巢，密密麻麻的，织补着南国的一季春意。

而六十年代的燕子满黄昏都是，仰起脖子来，总会被燕尾把明眸剪成一片清净的岁月。那时，我们时常在店门外戏耍，偶尔有些许的落泥和茅草从屋檐上掉落，沾着发丝，晃啊晃的，在风里，恰似童稚无邪的笑语。

燕子从哪里来呢？有一次我们一群孩子问隔邻的一个阿伯。「都是从中国来的，」他笑了笑：「都是从中国来的，来这里子子孙孙」。然后所有的记忆都零零碎碎的再凑

不出一个完整的图面来了。这么多年后的今天，也只依稀记得那句话：都是从中国来的，来这里子子孙孙。

仿佛千里南渡，揀尽寒枝，只为了这一句话而飞越过狂风暴雨，迢迢来到这块和平宁静的土地上，为世世代代寻求一个春阳处处的净土。而燕子每年都要回去的呵！北方的江南，暮春三月，草长柳绿，群莺乱飞……

后来，当我们夸出了童年的门槛时，镇上板店屋檐上的燕窝却逐渐在减少中，燕剪晴空的景象慢慢随着我们的成长而流失，镇里许多负笈国外的青年都不想回来了。回来做啥？未来的前途和生活都没有保障，回来做啥呵！？我的童伴和镇上的兄长都也开始离去，小镇越来越寂寞，燕子的呢喃声也越来越少了。

燕子不再南飞宿居于这块土地上了吗？当小镇许多的板店屋被翻新成一座座的水泥钢骨时，我再也看不到屋檐下那诗词般古意盎然的燕窝了。从前背刘禹锡的「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时，是个不识愁的少年，如今再记起这首诗时，忽忽却已是初历人事更迁的青年了，渐渐明了人世间的几许物换星移的无奈，物非人也非，兴衰成败，都是世间难以避免的常理，一切都吊诡得无限

苍凉起来。

小镇的天空已不复昨日燕子呢喃啁啾的情景。「绿暗红稀春已暮／燕子衔泥／飞入垂杨处／柳絮欲停风不住／杜鹃声里山无数」。当我开始学习填词时，又楞楞的思念着这曾经所我底生命中飞出去的灵鸟，山长水阔，仿佛它再也不会南渡到这个小镇中来了。而燕尾如剪，从六十年代中残黄的记忆里一直剪下，剪下了我童年几许的清平岁月，也剪掉了我心头些许浅浅淡淡的落泥尘意……。

年的感想

每次，踏在年的尾声里，总时常有一种繁华落尽的感觉。在新和旧的递换中，舍和不舍都成了一份无奈，无奈到最后，只剩下了沉寂和寥落，在心中静静的窝着，等待着新一年的来临，等待着把往事遗忘，等待着……

岁岁在无数个等待中重叠，仿佛树的年轮一样，在四季的嬗递中画着一个圆圈后又一个圆圈，从起点到终点，一年一个完满，里头有梦想中的希望和现实里的失望，有遗失和拾得，有快乐和悲哀，有笑泪的辛酸和风雨的苍凉，衔接中，再转一个圆圈，又是另一个开始。

就这样，从一圈又一圈的旋转中，把生命拉得长长，然后老去。所有的记忆慢慢纵

横成一片历史，最后最后，也就逐渐的平淡下来，寂寞下来。至于，年少时的飞扬跋扈，年轻时的云飞风起，甚至中年时的意气风发，临到了老年，全都化做了阶前的雨，背后的风，再热闹再辉煌，一切也都无关紧要起来了。

年来年去，人生茫茫，有朝一日乍见岁月与岁月碰头的时际，才深深的感觉到韶音易逝，春华易老的涵意。或许，只有年岁渐长及志事两俱未竟的人，才会感到年来的惊悸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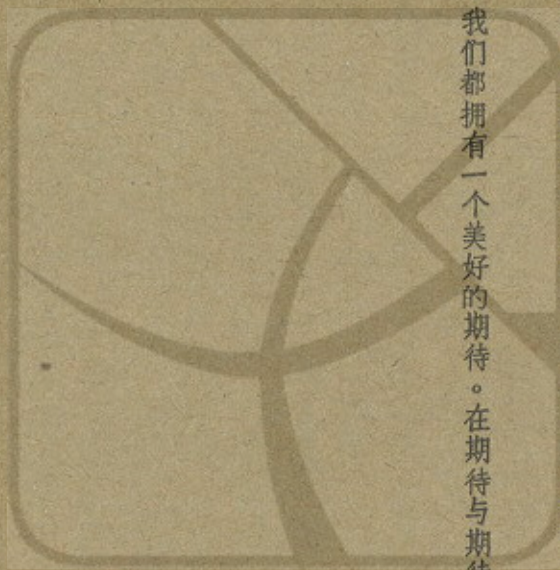
最近，与旧友在他乡偶遇，始然惊觉彼此隔别十三年了。十三年，却依稀是一梦醒来，昨日的事。那时小学的骊歌刚刚轻扬，那时正等待把年少的栏杆拍遍，那时天真的想醒对无限江山，那时期望能够一夕鹰扬起来。但十三年悠悠过去了，倦眼对倦眼，竟从彼此的眸中看出人世几许风雨的无奈，一如读尽古人书那般凄恻，此身虽在堪惊。

年尽了，我想，应该把自己的理想和感情好好收拾一番。点算自己还剩余的年轻岁月，然后让自己的生命归位向清畅冲虚之境中去，寻找充沛上扬的人生理想。而不再自哀自怨，或任自己的生命在飞扬恣肆中横决，及至成了人间漂泊无依的困限。

每次，踏在年的尾声里，总是有那么多的感叹和期待，快乐和不快乐的，在心中穿

梭来去。而在生活里呼吸的人，总要如鱼游过日月的漩涡，游过了后，却又要寻找另一个起点，飞扬。

于是，每一个新年，我们都拥有一个美好的期待。在期待与期待之中，人生才能凸显出其之意义来！



在星天下淡去的神話

依稀记得，古树下，那久远久远的岁月，阿嬷在星天下把扇，扇子煽了过来后又煽了过去，凉风微微，于是一则则零星片段的神话和传说就从阿嬷的口中娓娓成了我们心中的无限喜悦。从盘古开天辟地到女娲搏黄土造人，从水神共工和火神祝融的搏斗到黄帝和蚩尤的战争，从鲧禹治理洪水到夸父追日的神奇，从后羿和嫦娥的故事到……。

于是我们的童年就在丰盈的神话里成长，并且感知生命中存有一种博大坚忍，自强不息的意义。

而阿嬷是不识字，她口中的神话和传说也是从她不识字的祖母和母亲那里听来，也是清风蝉鸣的夜晚，或许那时还有稻花的飘香，院巷猫狗寒吠。多少年后，当阿嬷再把她听到的故事，讲给我们听时，那时我们已经揩起书包开始上学堂了。

然而阿嬷的神话依旧是我们爱听的，那是我们枕头上童岁的梦。在那片纯真的天地中，阿嬷并没有明言的教导我们如何以立人立己的精神去追求现实里的人生理想。但在古树下，从一则则流过多少星天的神话里，我知道，阿嬷已经明明白白的告诉了我们了。今天，已经没有古树下童稚的笑声了，一则则的传说和神话也久已不在星天下翻飞。古树仍在，星天也在，然而阿嬷却驼了背，更老了。

啊，没有人再讲神话的故事啦。也再没有孩子围起圆圈来听神话的故事了。现在，大家都爱在电子游戏机前或录影带中寻找一则则的快乐和欢笑的声音。那是他们枕头上童岁的梦啊！阿嬷说：时代不同了。是时代不同了，当我看着许多孩子一张张苍白的脸从我底眼前恍过时，我不由把叹息轻轻拨落心上。

昨晚，当我静静的坐在雨窗前重读《中国古代神话研究》时，仿佛又重拾起童年那片朴拙的心情，那原始中荒芜泽野，充满着大地温情的故事。女娲补天，夸父追日及卫精填海等等的神话，又一则则的流过我孤寂的心间，然后逐渐在雨声中慢慢淡去。

至于以后，我知道，当我再独自走过星天下的古树边时，那里永远不会再传出天真童稚的笑声来了，永远永远……。

夜的獨白

夜來不寐，听深巷狺狺的犬声在清冷的空气中传来，一声声，带着亘古的荒凉。这令我想起了王维在「山中与裴迪秀才书」里所写的：「寒山远火，明灭林外。深巷寒犬，吠声如豹。村墟夜春，复与疏钟相间」的那种诗景来。或许还有梆声，敲着更序的幽渺，萧散悠然，在夜空中回荡。恍惚间，感觉自己犹如古代寒窗夜读、胸怀淡泊的读书人一样，从功名的征尘中远游归来，留着两袖清风，独对一窗明月。而一卷《东坡词集》在我的案头，翻阅了一半。昨夜背诵的「明月如霜，好风如水，清景无限」兀自留在那里等着我接下去背下半阙的「古今如梦，何曾梦觉，但有旧欢新怨」。想想，这样很好，一杯白开水，一心的闲适，一夜的澄静，把所有的尘扰俗念搁置身后，而在古人书

里寻找一份恬淡的宁静。或诗，或词，或明清的小品，都是山幽林秀、月明水清，在精神上，可以让我优游其间，沉思默想，并成为我最后归依的恋慕。

所以喜欢夜，在众人皆睡唯我独醒的时刻，坐着。有时候纵然是不想不想，也是一种淡定的快乐。偶尔就墨练字，笔下自有一份清明，纵横点捺间，把生活中的沧浪化为一夜的圆融，自是一份自得其乐的喜悦。

曾在罗梭的散记里读到这么一段：「夜在最黑的时候，林梢上的夜枭悲凉的鸣叫着，我在屋里，静静的坐着，看整个夏天缓缓从我的身上爬过。屋外，纷纷的落叶已经开始唱着秋的悲歌了……」，罗梭从夜里思考时间飞逝，有一种闲淡，也有一份无动于衷的宁静。仿佛所有的尘嚣都已沉淀下来，只留下一份沉思，以及沉思后的领悟。

而坐在夜里，子夜的钟声响过以后，屋外的吠声渐远，渺渺茫茫，总是把人们心里深处的思古幽情唤起。至于我梦里常常响起的梆声，已经成了绝响……

开窗，月光皎洁照着窗前的阳台，风渐冷，夜夜开着的一扇窗，开出了一场古今相同的梦境，古今如梦呵！何曾梦觉。抬头，月已偏西。

远巷，吠声依稀渺渺茫茫从梦里传来。

逢場作戲

最近，在一本书法理论体系的书中无意拾到了宋人朱敦儒的一首《念奴娇》：「老来可喜，是历遍人间，谙知物外，看透虚空，将恨海愁山，一时掇碎，免被花迷，不为酒困，到处惺惺地，饱来觅睡，睡起逢场作戏，休说古往今来，乃翁心底，没许多般事，也不修仙，不佞佛，不学枢枢孔子，懒共贤争，从教他笑，如此只如此，杂剧打了，戏衫脱与呆底！」是打从心里喜欢，喜欢他那种生命的解放。

其实我总感觉，中国古代的知识份子，时常带着一份生命的挣扎和执着，以及一些性情上的疏狂和矜持。这与当日社会环境、政治及文化思潮有很大的关系。「得意是儒家，失意是道家」，仿佛出于外与归于内的生命扬昂与失落，都与儒道形成了一种息息

的关系。在唐宋诗词诸人的作品中，我们不难窥出此中趋向。

直到了元代，由于汉族人民受到极度不平等的对待与剥削，于是一批批知识份子开始从政治的舞台中下来，而把所有的悲愤与牢骚寄寓在田园山水的退隐生活之中。像东篱在《哨遍》中写的：「半世逢场作戏，险些儿误了终焉计，白发劝东篱，西村最好幽棲，老正宜」，或如张小山《齐天乐》里的：「人生底事辛苦，枉被儒冠误，读书图马高车，但沾着之乎者也，区区牢落江湖。」乍看是消极与无奈，但箇中自也有其之欢愉闲淡，自我解放生命纠结的积极面，脱离道德束缚的压迫，使到生命自由舒展。

中国古代知识份子受到儒家的影响太久和太深了。每个人都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而这种胸怀抱负是一种生命的累赘。一旦「外王」的济世欲望强于「内圣」的自我修养时，则生命必会因太过于执著而流于僵化的弊端，最终将自我失落，以致性情也倾向了无为的忧患与无知的狂狷去。

而我这个时常挑灯夜读古人书的，总难免感染着一些骚人墨客的不平与愤慨。谈历史文化，政治经济，仿佛非忧患之笔无以解之。国忠见我，总要三摇其头，好似我装着满腹忧愁，郁郁难舒一般。添掛遇我，也叫我多写一些活泼快乐的文字。我的同事问我

：「为什么你有这么多的无奈呵！」我都沉默以对。

直到那么一天，几个独中的学生来找我谈天，其中一个突然冒出了一句：「老师，想不到你也是时常疯疯癫癫的。」我一时错愕，然后还她三声的大笑。



孤臣孽子

最近张系国来马，在一个访问中曾经谈到中国知识份子，与生俱有一种忧患意识。张在美国，心系台湾，放眼中国，心是不无感慨。其实我一直认为，许多流寓海外的知识份子，及至早期退居港台的学人，都带着一份深深的失落感。像唐君毅先生说的「花果飘零」一样，思无归依，身无寄托，成了天涯沦落的游子。虽然他们怀着摩顶放踵的淑世热情及溥博沉雄的生命理想，但在思想上则蒙着一层悲观伤感的色彩。有些仍怀有孤臣孽子一般的情怀，在饱受历史无尽的挫折和沧桑后而憔悴异域。

这令我想起徐复观与牟宗三两位先生来。徐牟曾以「忧患意识」一词来肯定儒学的特质。忧患，是儒家忧以天下或忧道不忧贫的胸怀抱负，或如宋之横渠所谓的「继往圣

之绝学，开万世太平」的终极信念。只是，这种信念却在西潮东渐的冲击下而逐渐在时流中淡去，存在的意义成了一心的惶惑。感觉中，海外的华人仿如天地间的弃儿，高歌不能当泣，北望不能当归，在丧失意义的危机中，他们心中苦闷与忧患的情怀是可想而知。

至于在海外或中国大陆边缘地区土生土长的华人，他们面临的却是如何去赓续本身民族文化的问题，以使文化的慧命得以不坠，虽然说他们已是另一片土地的子民，但如果往深一层的探思，将不难发觉其中大部份海外华人在文化认同与寻根意识的驱使下，仍然还是走上了白昼悲歌，深宵弹剑的孤寂与失落那条路子去。或许这一代与上一代对文化存亡的忧患因时政与感念的递迁而形成了层次上的深浅不同，但在意识上，他们对本身文化传承间所产生出一种孤怀独往的深心悲愿，却是共通的。杜维明、余英时、王邦雄以及许许多多文化知识分子和学人都是一个例子，他们讲学，研究，著述与批评，为的是让文化能够从源头接续现代，並努力寻找一个能够在天地间安身立命的地方，让文化的危机能在共同的努力下消弭。

而回头看看马来西亚的华人，我们的忧患却是由政治、经济及文化教育所牵引出来

的困扰，那是千丝万缕般的，剪不断，理还乱。大家对未来的前途感到极度的苍茫和惶恐。政经文教在一片风雨飘摇的路上节节后退。无可否认，许多人的心里总是失望比希望的多。期望虽也是有的，但却带着一份凄苦的涩味。尤其是那些受中华文化濡沐的知识份子，其之感受尤甚，失落的感觉也深。眼见着曾经是自己生命与心灵相连相系的文化，在横逆中逐渐四散淡薄，心中是不无焦虑和凄凉。

至于往后的岁月，对海外及马来西亚的华人而言，要走下去的路势必更加艰苦和荆棘，背后的包袱也更重。但无论如何，不管多艰辛，路，还是要走下去的。也不管每一步踏出去的，是血是汗是泪，我深信，每个有自觉良知的知识份子，都会以坚忍不拔的精神，坚持着一个共同的信念：「不管黑暗有多长，灯芯就要有多长！」一路无畏无惧的走下去，并为子孙，走出一条坦荡的道路！

歲月維新，河山依舊

回首，旧年如长沟的岁月，无声的流逝。所有的眷盼，都在读老晓窗的寒风前，化作竹下的一片涛声，抹掉了留在身后的一路履痕。

除夕守夜时，我想，我守的是一夜的风清月明，这长如一生复短如一世的岁岁年年，年年岁岁，总是有那么多的快乐和悲伤要我们好好守护。因为这有情的天地，人在天地间，人在，情在，快乐在，悲伤也在，清风由此可以歌，明月由此可以哭，从这一路人生里走去，才能看清自己原来的面目。

许久了，我不再面对屋外的这片夜天，虫声唧唧，在草丛中传来，是那么陌生又熟悉。调子依稀还是童年的那曲，但听的人却已是此身虽在堪惊的青年了。二十多年的余

梦，一如陈与义「临江仙」里的词句，长长短短，短短长长，都叫它埋在长叹短叹的叹声里。

友人笑我，读老解庄，却依旧不能清虚明照，使到自己的生命清畅自然。而我明了活在这人世，世情滔滔，清虚宁静的世界只是人间短暂的驿站，人的理想仍然不当于此，在充沛激昂的生命中，人才能迈开脚步去开启和建设一个理想的未来。因而时间仿佛成了可以寄托的身分，岁月常新，青山不老，于是每年都有许多期许；每年都有许多期望，在岁月的大流中转折，一年一年也就这样的过去了。

夜很静。世界很老。每盏灯都亮着一个又一个的希望，草丛中的虫声依旧唧唧，远山如梦。以前自己写诗时总爱写上这一笔，一笔挥洒而去，墨迹未干，山依旧是山，梦依旧是梦，猛然一回头，却已是五、四年前的情怀了。而我说什么也做不成《传灯录》中的那个老山僧，十年看山，山还是山，及至亲见知识，依旧看山还是山。情怀却也慢慢的淡定了下来。

远方突然响起了一声声爆竹的爆响，然后此起彼伏的响个不停，把寂静的夜爆得醒了过来。而我想到这个时候，有许多人如我一样，以守戍的心情，守着这份逐渐淡去的

传统，一年年的，在这四季长夏的半岛上，带着孤臣孽子一般的情怀，守望着一个关于先祖，和先祖口中常说的湮远故事时，心里就盛满了许多的温暖和安慰。天涯共此时啊！此刻我却很突然的想起唐君毅先生说的那句话：「从遥远的地方来的，一切虔诚，终必相遇。」

一切虔诚，终必相遇。在中国大陆，在台湾、在香港、在新加坡、在马来西亚，在炮竹四响的今夜，在每个人每个黄皮肤守望的心里。

回到房里，把远方友人送来的贺年卡一张张的摊开，一声声的祝福，一心心的关爱，都无声无息的纳入了我的胸怀。而窗外，山川静好，花月无惊，大地一切如旧。当破晓的第一声鸡啼啼落时，我将从这里启步，一路行去，走出另一个年月，走出另一个希望。

回到小鎮

回到小鎮，仿佛让心灵的江楫在奔浪外靠岸，外面的风再大，外面的雨再狂，回到了这里，一切都变得风和日丽。小鎮有我从小熟悉的人事和景物，一山一水，一草一花，都是我曾经踏过而惊叫不出的惊喜。而小鎮有我叫做家的家，有我深扎下根的土地，有我留在枕上一夕童年的梦痕，有我热泪在目、意气在胸少年的往事岁月，所以走到哪里，我心中互有一线牵住，在受伤的时候，在倦累的时候，牵扯我回到这小鎮中来，修养我造次颠沛的生命。

回到小鎮，我总爱独自在子夜的时后走过那长长的市街，看着一间间的板店屋在黑暗中静静的睡去，灯火阑珊，繁华落尽，恬淡的安宁如春草在我的心中蔓生，我爱这种

宁静安祥的日子，却不甘过着这种宁静安祥的生活，所以我时常离开小镇，离开后又时常归来，归来寻找自己失落的情怀。

记得，我曾写了一首诗：「依旧是六十年代的朴素／晨光照亮了小学童的笑脸／依旧是门贴的春联啊！／七点半的老歌从木屋里轻轻传开／小市民在门前哼着小调／风和树在林间问答家常／当青绿的水声向我潺潺流来／召唤，却成了母亲倚门的温暖／我的家在一首诗里／太平盛世的那段／那里有满天的星星和灯火／那里有山水相对的沉默／而我就在那里跌坐／看着所有的人都出入平安／想像着所有的战争都是在远方。」诗中的小镇，是我童年踏过的，少年走过的一幅图景。曾经让我烟梦绾依。笑谈间，童年的岁月走了，少年的岁月也走了，小镇依旧还是昔日的小镇，淡淡定定的收留着许多来去去的登音和履痕。而溪水一直向东不停不息的流着，流着……

回到小镇，我时常优游在小镇的山水之间，或听海涛的滚滚怒奔，或看瀑布的悬匹天景或观望暮云归岫，或欣赏松林日出，一切尘忧俗念尽忘脑后。感觉中，这是一种生命的回归，一种等待向前的回退。

回到小镇，而我，却等待着另一次长远的离开……

一同行過

人生漫漫的旅程中，总要有几个人陪着一同行过，在寂寞与孤单的同时，感受着一份沉寂的喧哗，以及生命与生命在互相关爱中温婉的慰藉。这样，人生的路才能走得更远更长，生命也才能燃得更光更亮。

以前，我在百里外的野镇中执教。他乡做客，倍感思家。于是，每到星期四下午五点，总会搭上回家的长途巴士南下。每次，在车厢中，必会遇到几个同事，虽然彼此没有交谈，但都意识到各自的存在。三个多小时，在同一辆巴士中，黑夜和风雨都在风里一同驰过，荒荒野泽，一盏灯一盏灯在巴士车外迤邐而过。路虽然很远、很远的路，只要有几个一同行过，就不会觉得寂寞，后来那几个同事离开了野镇，只留我一个人在

家乡与野镇之间来回赴读自己孤单的影子，每星期百里路程的山山树树和星月，在我的寂寞与孤独中风驰而过。至于每次，踏进巴士车内，看不到那几个熟悉的背影时，心里总有一阵的失落和惆怅，仿佛大家合唱着一首歌，唱到了尾音时，却只剩下自己一个人那般无奈和凄凉。

后来回到哥市，与几个朋友搞了一些文学性的活动。从结社开始，到「金丹华文学会文学营」及「动地吟」等，在文学这条青苔路上，我们共同掌着一盏盏的灯，照过边城荒漠丹江河畔的两岸，让残光点点，一路碎洒而去。就这样，几个人，几个联袖看大江的寂寞，汇合起来，竟成了莽莽大地中一场狂扬的笑声。我时常笑说自己，是不甘寂寞，是不甘寂寞啊！在流水一般岁月里漂泊的人，相遇尘陌，同流共路，则就可肩并肩，茫茫万里人间，一路共同渡过。

最近读《诗经》，当读到《邶风击鼓》中的那句：「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时，心中感到一阵悸动。生命与生命之间，原来是可以生死与共及白发相对的。而我想，世间夫妻，尽许多恩恩怨怨，但有一天，若能携手挽过一个白发相映的黄昏，让两个影子在斜阳的残照中叠成一个，则世间温情，必将是一幅无以言会的人

间美景了。

因此，一路行过，人间深处，万里风烟，那里，想必总有许多希望和喜悦在一双双相握的手中一一浮现……」



心情點滴

佇立四樓，凭栏而望，白云悠悠，大地苍茫。虽然，有时候我站在这里，时常感到一种人生如寄的悲哀，但在这一份悲哀的后面，我却意识到生命原是像一地蔓生的野草一样，无已的长着，不断崢嶸向上。而其中每一个成长的过程都蕴含着深刻的意义，在回归到更高一层的理念中，或有时欢悦，有时悲伤，有时惆怅，有时失落，都一一在推移着我们，走向生命更深的一层面上去，以澄悟存有的自身及开拓一个人生的价值来。

至于，在沉思及反省的进行中，我明瞭，因为年轻，总不免对一些事情带着一份执著和偏激。然而经过一些挫折，一些反省和了悟，生命才能融铸而成其浩浩大流，在无尽的收摄中去开展人生一个丰沛的未来及拓植生命烨烨的音影。这诚如熊十力先生说的

：「乾元剛健，生生不已」。生命是在不断的成长中老去，老去时仍然在不断的成长。若人不知如何去把握自己的生命，则他们必不能透视现实里的一切纷扰，剥落一切显现一切，而使得自己的生命达致生生化化，无有止息的地步。

最近在「读者文摘」里读到林太乙写的：《我的父亲林语堂》一文，惊讶于林语堂对生命的豁达。他热爱生命，但对生命的要求不多。虽然他也免不了在人世间里汲汲营营的生活着，但他的生命却是超然的，在文化的历史中，他是那漫漫长夜中擎着一支火把的行者，与千古以来许多的文化行者一样，面对无垠的宇宙，一步一步踉踉跄跄的走着，企图探问着那远古的渺茫以及质询着那无穷的穹苍，然后坚定的走向历史的长夜去。这是一种生命刚健的呈现，一种存有自身的贞定！

而千古人物，浩浩瀚成歌，我时常在这四楼凭栏而立，拍尽栏杆，依旧挥不去昔日那一份少年的豪情壮志和理想。仰首，白云千载悠悠，青山历历如旧。苍茫树海，苍茫大地，苍茫人生。我突尔想起了陆机的诗句：「俯仰逝将过，悠悠几何间」，心里感到一片怅然。

楼下，几片枯叶静悄悄的在风里翻飞……

第二輯



〈儒道世〉

儒道世

人在人世间里做人，总不免要以一生的岁月去承担生命的苦痛和欢悦。而岁道悠悠，时序如流，红尘中辗转，自有热血的激越和倦眼的困限，在茫昧的理想与现实纵横决。因此，我想，人必须要有足够的智慧和涵养，来面对，或者避开感情的纠结，从而透显理性的清明，离弃人生负面的伤害，肯定人生正面的价值，这样，生命才极尽其之深沉和长远的开展。

儒家讲人，是从人心里开出人性，由内圣而开出外王。但儒家的外王事业太重，齐家治国平天下，生命的担当最终将会成为一种执著的累负，因此，人的理想价值肯定会沉落而变质，生命的担当也必不能够长久。这唯有必须等待道家以虚静之心的超越观照

，通过空灵的心知，来消解人为的造作，让人回归到那自然而真实的世界去，绝圣弃智，或挫锐解纷，和光同尘。唯有这样，才能避开生命因摩擦时所受到的伤害，从而纾解生命的束缚和顿挫。

而道家一直强调不执的放开，宽散的胸怀，像老聃在《道德经》中说的：「生而不有，长而不宰，为而不持」一样，胸怀洒脱，如光风霁月。在思想的奔流中，它像一溪漂流无滞凉凉的清水，灵活自然，涤荡人们心中有机的欲望，让心面化为一片云淡天高的清远和淡定，肯定了人在现实中的理想价值，并成全了人之于为人的尊严和生命进路。

但道家的思想必须与儒家的义理相应符合，才能得其正位，而在现实的土地中凸显出其之意义来。道家的「无为」成就了儒家的「有为」。儒家的人文担当累负必须透过道家的冲虚修养来化解。儒道一旦冲决，道家将会归结向消极的退守之中，以田园山水为家，以清风明月为枕，以鸟兽鱼虫为朋，要不，则将生命放任于狂妄放诞之中，如魏晋的名士，在人世间飘荡而无所依归。

至于，这些年来，我沉潜在儒道的思流之中，感受儒道思想的冲击，当落实到人生的理想和现实面来时，则赋我以一种安身立命的天地。而当我把我的生命安放在这人世

里，就必须懂得去担当，去创发，去实现人生的美好。或者世事风烟过，然而我深信，凡走过的，必会留下深深淡淡的足迹，一路迤邐而去。

如今写此《儒道世》，突忆台湾淡大中文系王邦雄教授说的：中国人有两个梦，一是「梦见周公」，一是「梦为蝴蝶」。前者意味着儒家内圣外王的理想。后者则表现着道家无为自然的追寻。而今，我尝试把这两个梦合而为一，并在梦中做客，高歌浅唱，希望都能够自成清音。

鵝湖之夢

这么多年来，我发觉马来西亚华人的思想趋向，仍在游离的飘荡之中，感觉上我们犹如一片漂木，不能肯定自己的未来方向。而在政治文化的思想层面上来看，我们仿佛缺乏一个较具系统的建构体，以致囿于静态与孤离的框圈。三十年前是这样，三十年后还是这样。我们的政治理论徒托空言，我们的文化理想流于口号。而三十多年了，我实在看不出我们还有多少的肯定和自信，激荡着未来的憧憬和热望。

虽然说我们的族人仍未至于颠仆和迷失的境地，但在缺乏一个具体思想的导动之下，我们的前景可谓为堪忧。就政治上而言，我们多是被动的，这落实到意理和价值的层面上来时，则形成了一种狂然与愚昧，偏执与倾轧之间的挣扎和分裂。许多人对政治的

失望，是有迹可寻的，这是一种挫抑的无奈。

于是在失望之下，一些人把自己原有的空虚精神，寄托于宗教的世界，并在其中寻找生命理想的乌托邦。只是宗教只能够把人从苦海的此岸救到苦海的彼岸罢了，我们的困境仍然不能突破，我们的人文纠结依旧不能纾解，尤其在这个思想匮乏的年代，我们面对的，将会是一个迷惘和失落的将来。

因此，思想的探索和建设是当前的急务，我相信，我们当然不希望自己的政治与文化思想仍停留在幼稚园的阶段，纷扰而零碎，游戏而浮夸。周易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从历史意识的回归和反省中，我们感知，一切都在生生不息，一切都向前做无限性的扩展。是以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共同与系统性的思想，则我们的个体生命形如孤灯独照，只能照出自己孤单而苍凉的影子来罢了，那更遑论为我们的思想塑形，为我们未来的生命理想铸像！

张源先生尝谓：海外华人受到四面八方西潮思想的冲刷，又因没有一个原我的中心思想，以致步上了存在迷失，道德迷失，形上迷失及政治迷失凝聚而成的严重意义危机。这句话得确令人感到寒慄凄惶。因而这令我想起儒学来，儒家向来强调创造一个充满

温情的人文社会，修己安人，并肯定了自己的生命在民族文化生命中的价值。尤其当代新儒家企图开显一套存在进路的道德形上学，以其德性修养的运用表现而尝试开展出现代化民主政治的架构形态。进而以文化思想的层面来关心政治民主化的问题。然而马来西亚华人的思想动力太贫浅，以致我们不能够以开阔的胸襟与雄才的抱负来面对正直的批评和积极的创造，终极踏向了潜存着的政治文化纠结与困局的死胡同里去。

无可否认，民族思想的成形是需要大家在共识下努力去开发和建设的，我们既不能戛戛独造，也不能引搜孤诣。它必须是万流汇合，万木争春，始能成其气象。这是一条充满泥尘和风雨的长路。而做为一个具有理想方向，不以现实自保为安的马来西亚华人，这条路我们必须走下去。去路其中，月照千江，风吹万壑，那时，我期许，我们的学术与思想界，会像朱程二子在鹅湖辩太极图般肯定，自信和宏阔起来。

當代新儒家

儒家走了两千多年，从春秋战国一路蔓草荒烟中走来，並历经两汉思潮的冲刷后，复进入了对抗佛老的宋明理学，而至今日当代新儒家的构架，一条思路，颇为迂迴曲折。而就历史的衍变而言，儒家思想一直扮演著主流的角色，它一直有种「圣之时者」的性格。然而却维持著时刻的创变，在政治社会的转型与思想文化的冲击下，延续了历史文化的创造以及民族生命的动力。因此，我想，如果中国人在今天抽离了儒家，我深信，他们剩下的，必会是生命的空壳吧了。

今天，当我们谈儒家，就不得不论及当代新儒家的思想进路。当代新儒家面对的是当前西潮东渐后，西方文化、西方宗教、西方政制及西方科技心态入侵而导致东方的世

界观与价值观崩溃和失落了的局面。因此当代新儒家在这种格局之下，企图去重建安立我们崩溃解体的世界观与价值观，並由此开出和贞定一个人生的方向来。

而究其实，当代新儒家仍相承于宋明理学和先秦儒家。它肯定了道德的人格及人性的应然层面和其价值根源，另一方面却努力开启了一条消化西学的进路，如张之洞先生所提倡的：「以中学为体、以西学为用」的理念，以期在畅通民族文化生命本源的同时，开出了当代民主科技的新外王。

因此，当代新儒家最根本的立足点，是民族文化的自觉。由文化生命的畅通，来肯定和蓬勃民族生命的生机。是故，民族的文化主流大体，就在儒家的生命智慧里。

至于，海外土生土长的华人，基因与中国的传统文化逐渐或完全隔绝，又由于受及五四「全盘西化」和「打倒孔家店」偏差错乱的观念误导中以致盲目的在反传统声浪的鼓荡下，认同了儒学是民族思想的缠脚布，或无知的以先秦原始儒学与当代新儒学混为一谈，並肆意加以抨击，却不察觉自身孤离的存在，在西方文化洪潮的侵蚀和物质机械的引诱下，脚立不着地，头顶不住天，而开始踏向了自我迷失的困境。

历史走到了这里，是要我们反省海外华人在时代更递中生命的圆顿和挺立，重新看

待和批判儒学，以及关心其之发展。基于当代新儒学的文化理想，我深信它必能带动海外学人的政治、经济、文学、绘画、音乐及舞蹈等文化活动中形成返本开新的热潮，并突破这些年来东方文化的沉郁和困顿，而踏向了民族文化新生无尽机运与创发的前程去。

向何處去覓心安

近读《传习录下》，王阳明游南镇，其友突指岩中花树问：「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何关？」王阳明答说：「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这是王阳明认为物质世界不能离开人的意识而独立存在，而引申出其主观唯心主义的诡辩。此为宋明理学的论证法。

这令我想起了禅宗《无门关》的一个公案来。话说达摩祖师面壁坐禅，当时学行修养甚高的神光前来面教，达摩依旧禅坐，头也不回。神光为表求道心切，遂砍下左手，并说：「我的心觉得不安，请赐我安心吧！」达摩说：「把你那不安的心拿来，我就可

「使你安心。」神光说：「我就是在寻找那颗心，可是我找不到。」达摩说：「我已经使得你安心了。」其实达摩的解答，有一些吊诡。虽然《金剛经》中说：「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但是我的心依然感到不安，这是真确的。因此我感觉禅宗并未曾真正的去解决人类悬而未决的问题。他们提出了无心的主张，可是却还有那么多的人要求如何安心，这无疑显现了禅宗在这方面的失败。

人的心应该安放在那里呢？儒家认为，人必须在人世间里做人，才能表现出人的生命庄严来，因此，也唯有人与人最亲。人心安放在人心里，才会有一个安顿处。如子的心走向了父的心里而成为孝。父的心走进了子的心里而化做慈。朋友的心，走向朋友的心里就成为忠和恕。而人的心走进人的心里，就成了孔丘所谓的仁了。是故，心不能走向佛，不能走向神，也不能走向物，那是羁旅他乡，以致形成心灵的僵滞与生命的压迫，并产生了无边的寂寞与孤绝凄清的心景，孤零零的，成了一个漂泊无依的人生，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唯有心走向心，始为成其永生的归宿。一心挂搭上一心，而化成了一家心。一家心化成了一国心，一国心而为天下，世界心和宇宙心，心心相应，声声相和。由此，人之

于为人才能够彰显出其生命真正的庄严和贵重来。

在这个情况下，心与家国下及世界宇宙才能合而为一。如是，心既是神，心也即是物。换言之，心也能与天地万物合而为一。这如庄周在《齐物论》中说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一样，心物合一。故有王守仁的「心与花同念，花与心同体」的主观唯心主义之说了。

孔丘教人把心安顿在仁道之内，因此，他才说：「择不处仁焉得知？」。而孟轲也说：「仁，人心之安宅也！」。如今，西潮渐兴，人心都偏向了科学的机械物质中去，使心终为机械物质所奴役，人的世界也就成了漂泊的天地，尤其是海外的华人，到何处去觅心安？四海茫茫，历史文化再也接续不上。漂泊，遂成了一心流离在外，永生永世的家了。

到何处去觅心安？你说呢？

儒風日已遠

在马来西亚，儒学淡薄是不争的事实，中国的人文历史对这里的年轻人而言，是远隔得多么模糊，割断了的脐带，已经没有感到丝毫的痛楚，那块地和这片土，是一份陌生和熟悉的隔离，隔开了两地的文化思想系统与生命价值的理想进路，尤其是这里年轻一代，身受西巫思想文化的冲击，复又要承受先辈遗传下来那残缺不全的人文理念，这种内在困惑与外在矛盾，明显的强烈分化了他们原有的情性，自然而然的，也为他们塑造了一片支离破碎或「罗惹」似的文化思想价值观。又由于教育政策的因素，儒学渐已淡出了他们的血脉之中了。

世事的更递转变，是必然和自然的运作程序，又由于生活环境与政治制度的间接影

响，加激了演化的过程，对儒学的失落，这原也无须喟叹。只是我感到悲哀的是，竟有许多自命为知识份子的，把儒学当着千年毒瘤般看待。谈起儒学，都是迂腐，都是落伍，都是封建的遗毒，並加以盲目攻击，却不以理性做为批判儒学的基础，进而对儒学进行一个比较深刻与全面性的反思，因此落入了人芸亦芸的圈框里去，成了跟随在别人言论后的奴才。

其实儒学的存在，必然有其那个时候的时代价值意义。孔、孟、荀、董仲舒、周敦颐、张横渠、二程等北宋诸子、朱熹、陆象山、王阳明及至清代的王夫之、黄宗羲和顾炎武等都有其扮演的角色。在当时各朝代的政经文教和社会结构里，儒学是当时的一种需要，内圣外王是当时的理想。思潮所趋，政教所须，儒风的潮兴是在所难免。然而一条河二千多年的流下来，沿着数个朝代挟泥带沙，又冲著许多的枯枝败叶，在另一个时代的转折间，淤塞不通，若我们不去深究这条河流为什么不能通流行舟的原因，却反而将之唾弃不顾乱扔石头，不也显得是一种反理智的幼稚和无知吗？

诗经文王篇说：「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弃旧创新，才能如朱熹说的：自有源头活水来。腐烂的必须去除，精粹的理应保存，然后再加以改革和赋予时代的意义和使命。

，让儒学的江河蜿蜒顺流而去。而不是一味做情感上的排斥。若非要排斥不可，则自我先须探入儒学之中，然后将自己放到古代里去，与古代的诸儒辩证当时所产生的问题，我想这会比如今站在这时代的前头来批斗古人更显得有意义！

马华的年轻一辈，大部份对儒学一无所知，包括一批读中文系的学生。他们在现有教育政策的扼制下和考试主义的挤压中，并不去究读这些。子曰是属于古中国的，离开今天的马来西亚很久很远了，它或许也并不适合于这个国度，亦或许不是这里华社的思想主轴，只是，儒家所存有的人生思想价值与为学求新的精神，我想，在今天，仍然有我们应该效习的地方吧！

世界，也不是因为「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桃源似生活，更不是魏晋名士风流，放诞狂妄不羁的任性，而是道家风骨情性的解放，不受成套规格的束缚，如风水的飘流，似云雾的变幻，不滞落，不执著，适性自得。这往往可以让人去成就自己的才情，让人在情性超拔升飞之时，使生命更形开阔。

像《齐物论》里庄周梦蝶一样。在现实里，周是周、蝶是蝶。形躯物累局限了生命精神的自由。周变不成蝶，蝶也化不成周，生命的情性通不过去，因此庄子安排了一个梦，在梦里，形躯物累终于消解，生命的精神情性开始流动奔放，所有的障隔被打通了、不管是周梦蝶，或者蝶梦周，彼此都消除了物累形躯的局限而互摄生命的交感，蝶可以是周，周也可以是蝶了。这终于完成了生命的无限性。直至一梦醒来，周还是周，蝶依旧是蝶，此而终成大觉，是周是蝶，不是周不是蝶，都已不再重要了。

这是庄子在齐物里所提倡的「坐忘」，忘掉周，忘掉蝶，忘了名和利。生命原是一一的，通了过去，才能与天地精神相往来。通不过去，就成了执意物形，为物所谋蔽，情性鬱而不发，那更遑论谈到生命精神的向前开展了。

以前读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时，迷惑于其言「究

变」的原理，如今才明白这一切都要落实到人的情性中来，情性能够流动，才能够变，才能够通，才能够把昨天、今天，而蜕变成明天的我，日新，日日新！

因此，读了孔丘的「朝闻道，夕死可矣」，读孟轲的「夫天未欲平治天下，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读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后，再回头来读老庄，或许，你会从中寻回了久已失落的自己，以及一份双肩少了承担的快乐和惊喜。

老子

王邦雄教授把老子称做是天上的灵光被误引到人间来，姑且不论这句话的夸张性成份有多少，但我一直是把老子看成一个政治人生的大权谋家。老子的哲思，一如流水，无孔不入，无形而有形。就老者的眼中而言，水能滋养万物，能顺应自然而不争，能流居卑下，那既是有功不争和有名不居的谦让精神表现了。然而我觉得这是一种计谋和手段，以不争为争，以不居为居，自成其权谋的运术。这运术一旦用之于人生处世的应对，不难成为老子世故，大智若愚的权谋家了。因此，如果我们今天倒回头去看法家，兵家和纵横家，将会发现内里多多少少包含着老子那深具权谋的灵光智慧。尤其法家，兼备黄老之术，是以不难明白《史记》中为什么司马迁会把法家的表表者申不害和韩非子与

老庄共列为一传，并谓韩非「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归本于黄老」。法家的名刑，也就成了政治的权谋，垄断了大半个两千余年来中国政治的传统思潮，一直到今天马克思主义的入侵，仍见其之灵魂不散，六四即为佳例。

然而话说回头，老子是个大权谋家，这权谋却成了形而上的智慧，谁若能深谙此道，必能如《文心雕龙·原道》中所说的：「旁通而无涯，日用而不匮」。如运用于社会人际之中，则可应变裕如，无往不通。这令我想起最近马华林、李之争。林良实虽不明老子之学，只识得一个忍字，一切以忍为和，但无意中却走上了老子那「致虚极，守静笃」之道。虚则能受，李金狮派系的攻势，全被林良实笑而受之；静则能观，观而能变，这样才能将情性躁动的李派握于股掌之中，所谓虚怀若谷，静以制动，该是如此。只是虚静修养，则就须要胥视个人的心胸器识而定了。因此今天，当有人称许林良实老谋深算时，我想起的，却是老子的权谋之术。

王邦雄教授又说，把老子的智慧引到人间来，是具有很大的危机。是如此吗？但我个人却相信「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之理。顺则载，逆则覆，无为无不为，都应该顺其自然，任由自化。致于老子的权谋之术，害人或者利人，乱天下或者治天下，尽赖于用

者之心，为者之道了。

老子是个权谋家，但就我而言，他却是一个最没有野心的权谋家了。函谷关中，紫气东来，乃而著书五千余言，然后遁迹关外，莫知其踪。老子是不是《史记》里孔丘对其弟子所说的那条龙，乘风云而上九天？或是被误引到人间来的天上灵光，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雨来小窗，当我在晨幕中读《道德经》时，总会不油然想起在新加坡世界华文书展中看到清代商喜绘作的《老子出关图》，图中的青牛和一脸慈气的老子，飘然而去，而关外，清风寂寂，白云悠悠……。

風雨如晦，鷄鳴不已

昨日收到台北朋友的來信，知道錢穆先生去了。九十五歲的老人，風雨一生，著書、辦校、講學，為中國文化的哲思慧命尽瘁了一生的心力，一代國學大師，终于在茫茫的大荒中熄去了人間靈光的明眸。一心的宏識孤懷，一生的風霜雨露，都已與逝者長闔成永夜的苔痕了。而先生留書數十，企圖開就中國傳統文化的新生，高遠博大，莽莽蒼蒼自有其之率真厚重的气象，那是仁者的情懷啊！历史的反省，生命的挺立，貫徹了古今變和不變的原理。然而先生還是去了，閱讀友人的來信，寥寥數字，却令我在病中懷生淡淡的惆悵。夜來讀罷經濟，抽出了先生的《中國文化史導論》與《中國歷史精神》二書，就灯下重讀，依旧感覺先生精神的流行，滴滴心頭。

其实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延伸还是深具信心的，当一族文化趋于式微时，总会有一批人起来力挽狂澜，如鲁阳挥戈，落日徘徊一样延续了文化的生命长流。像儒学在五四时，受到极大的抨击和摧残，可是仍有熊十力、梁漱溟、张君勱及马一浮等人掉背孤行，力图重现儒学的道统观念，后来又催生了牟中三、唐君毅、钱穆及徐复观等人，而至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后确立了当代新儒家的历史地位。因此我深信，文化的开合，自有其一脉传承的性命，如斯递下不灭。一代复一代，薪尽火传，生生不息。

而先生却比别人多了一层历史的感怀，大半生陷于动荡杂乱的时代，颠沛流离。中学未曾读完，大学未进，后来即在乡村小学任教，历中学而至聘任为燕京、北大、清华等大学教授。先生犹精于经史子部，授课时旁听者甚多。及后先生以「立意不愿再跑进北平南京上海那些人文荟萃的学校里去教书」而回到故乡无锡的江南大学执教，並立志专心编著一部国史新编。不意编著未完，一九四九年山河却已变色，先生辗转流落香港，並与唐君毅及张丕介二先生共同创办新亚书院。三十年来，新亚成了以道相期的凝聚点，俨然为世界上宣扬中国文化哲学的重镇之一。一九六七年中先生移居台湾。之前，

六五至六六年期間，先生曾受聘為馬來西亞大學中文系客座教授，主講中國通史與思想史，殷殷情懷，蕩蕩風骨，一代大師的風範，肯定必然為人永銘心中吧！

先生于《中國思想通俗講話》里一書說：「我們今天的使命，是一個文化的使命，也是一個思想的使命。而埋藏在我们心坎深处那一些文化积业，思想传统，我们也该从头认识一番了……」，而读先生的书，令我想起了：「六艺並立，乐亡而入于诗礼，书亡而入于春秋，皆天时人事，不知其然而然也」的感慨。如今，熊十力先生去了，唐君毅先生去了，东方美先生去了，钱宾四先生也去了。尔曹身与名皆灭呵！不废江河万古流。在这花果飘零的时局，在这风雨如晦的时局，在这海外华人触目苍茫的时局，我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再造，仍还是抱着深深的信心和希望的。

（稿于九〇年九月四日）

繞樹三匝，無枝可棲

閑話曹孟德

读《三国志卷一》裴松注引孙盛之《异同杂语》：「孟德问许子将：『我何如人？』子将不答，固问之。子将曰：『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孟德大笑而去。」时，感许劭对孟德的鉴定之言，客观而贴切。

其实我是相当欣赏曹孟德在面对权力斗争时的积极性格，就算是面对儒学名教的道德规范，他也能破牢而出，並显得坦然无忧。挟天子以令诸侯，废皇后，带剑上朝，都一一显示了他那桀骜不驯的政治性格。他的确是打破了长久以来知识份子视为圭臬的忠君孝亲之生命指标。独揽汉政，傲视群雄。虽然有人指他将篡汉自立，托名汉相，实为汉贼。但以当时的整个政治局势而言，若曹孟德不力排众议而出，坚决采用苟或的策略

，将汉献帝自洛阳接到许都来，则别的豪强或政治集团也会把天子挟下。到时，就诚如他所说的：「不知几人称王，不知几人称帝」的争权场面必将出现，如此一来，董卓乱后的破残景象是收拾不来了，那更遑论征服乌桓，统一北方的大业等等。

曹孟德在努力追求政治理想时，往往是以兵家法治的处世行道，而公然与东汉名教之治颀颀。建安十五年时，曹孟德布下「求贤令」，强调「唯才是举」的政策。纵然是那些「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亦名举之，勿有所遗。」在曹孟德的观念中，但求霸业可立，凡有治政的干才始然为其所寻，致于有德行而重礼教的人才则犹在其次。因此他自然成了名教的反动者，破坏了当日礼教的纲常，礼教一坏，人心大乱，后来演变成了曹丕盗汉，司马炎夺魏的结局，而导致孟德日后被儒学史家画下了奸白的脸谱，从此被放逐于中国近二千年来的儒门名教之外，成了一代的奸雄人物。

因此，当我读晋人陈寿的《三国志》，每读到诸葛亮斗孟德时（刘备根本不是曹孟德的对手），总认为他是为礼教而周旋到底。诸葛亮一败，礼教沦陷，则世局必乱。长古以来被众人视为生命指标忠君孝亲的道德标准，肯定也会随之垮解，散做枯枝了。此外，孟德亦常把士臣的人格气节践踏脚底，如孔融，杨修及何晏等。这是当时许多文人

名士所难忍受的行径，这也使后世的文人对其之形象加以笔伐一番了。

孟德虽一世处于政治权力斗争的旋涡中，在刀锋的边沿间走上了不是你死既是我亡的不归路，但他仍未忘于宣示自己的政治理想。肯定自己的所做所为并不循私。由此写下了一篇《让县自明本志令》以为自己的立场辩驳，并表示自己的政治野心并不大，只「欲为一郡守，好做政教，以建立名誉，使世士明知之」后来世道混乱，他又想隐居勾中，「秋夏读书，冬夏射猎，绝宾客往来之望。」及至董卓叛乱，「兴举义兵，是时合兵能多耳，然常自损，不欲多之。」一再表现自己的野心并不大。后来历数自己的功绩，陈述古人的行事，並以周公自况。而申述自己並無立魏伐汉的野心。最后为了表明心志，他「辞还阳夏、柘、苦三县户二万，但食武平万户，以分损谤议，少减孤责。」唯因「江湖未静，不可让位」，这显现了曹孟德做为一个政治与军事家的风范。然而军权的掌握是必要的，尤其在面对四方豪强虎视眈眈之下，分让军权，则意味将削弱自己的政治实力，这对「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曹孟德而言，那是绝对办不到的事。

何况在曹孟德晚年的政治斗争中，他已是身不由己的被转入权力争夺的旋流里。因

此权力越大，他越显得要得到更大的权力来保伟自己的权位，循环下去，使曹孟德成了妄杀名臣的奸雄，而成了罗贯中《三国演义》笔下的獬祭。

曹孟德的雄才韬略，是毋庸置疑的。才气纵横的苏轼亦为之神驰意动，悠然神往。他在《赤壁赋》中曾因景起兴，想像曹孟德破荆州，下江陵的意气风华说：「舳舻千里，旌旗蔽空，洒洒临江，横塑赋诗。」描写出了一世之雄的气概，千年后读来，仍使人心折。

然而，曹孟德固是一世之雄，却是逆礼求治，斧钺人性尊严的法家人物。是以晚明的大儒顾亭林批评他，以经术之治，节义之防，毁方败俗，为世不容。或许孟德本身也预知他将来会留给后世历史一种怎么样的形象。所以在《短歌行》中，他写下了「月明星稀，鸟鹊南飞。绕树三匝，无枝可栖」，给人一种萧萧沧凉的悲落况味。仁政霸权，不能两立啊！孟德既想立齐桓巨业，因此，也只能自甘于儒家门士的史墨污颜了。

近代，倒有不少的学人尝试为曹孟德的污脸洗面，像鲁迅在《魏晋之风气与文章、药及酒的关系》一文中尝谓：「说到曹操，我们立刻联想到《三国演义》，而且想到舞台上演坏蛋角色的大奸臣，这当然不是据以观察曹操的正确方法，我们现在重估历史，

发觉历史上的记载及论断，有很多地方非常不可靠，不能相信……实际上，曹操是一位非常有才干的人，至少说成英雄，绝非不当。」我想，鲁迅对孟德的再评估，是撇开当时东汉的社会制度与思想观念的种种因素，而纯以现代人的观念来看曹孟德的行为处事。这么一来，则是将曹孟德从东汉的儒家传统社会里抽身出来，拿到今日民主社会来加以揣摩，这绝非客观的历史人物研究方式，一如魏晋以来的刀笔吏把孟德刻划成一个大奸雄一样，丑化其之形象，皆是极端及主观的看法。对一个这么样的历史人物而言，是有欠公允的。

做为一个人，曹孟德的处事行政，自有其之功过。在政治上，他知道如何当机立断。在军事上，他胜败如常。他有《观沧海》气吞如山的气慨，也有《渡关山》为官执行公权的理念。他也深深明瞭，要掌权天下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总是要有人牺牲的，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心仁手软的永远是爬不上政治的顶头云上去，因此他的刑名法术，就成了滔滔众口的声怨了。但许多人都忘了他恢复董卓作乱后的混乱局势与在中原地区实施屯田制度的功劳。还是汝南名士许劭的评语中肯：「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能臣与奸雄皆系于孟德一身，能治也能乱，人性之常情。其实曹孟德也如世来

史中的英雄一样，都是常人一个。

历史，总是被后人添添补补，时代久了，考据出来的结果时常存有一些歧见，然后渐渐成了史事上的迷雾，所以读史时还是必须存疑、思考和分析，要不然则「尽信书不如无书」了。

读陈寿的《三国志》，我觉得曹孟德仍不失为一个坦荡的人物与政治家。像近人的一首透视诗：「行经万里身犹健，历尽辛苦胆未寒。可有尘瑕须拂拭，敞开胸肺给人看。」然而，他年青时的政治理想，到晚年时却因权力的斗争而泯灭了。曹孟德年青时写下的「对酒歌」：

对酒歌，太平时，吏不呼门。

王者贤且明，宰相股肱皆忠良。

咸礼让，民无所争讼。

三年耕有九年储，仓谷满盈，班白不负载。

雨泽如此，百谷用成。

却走马，以粪其田土……

路无拾遗之私。

囹圄究虚，冬节不断。

人藎藎，皆得以寿终。

恩德广及草木昆虫。

也就成了一个梦想。而曹孟德在历史的路上，仍还须踽踽独行，看魏晋以来，各朝代史学家及说书人，附加其之身上的毁誉和故事，一路晒然长笑而去。

第三輯



〈人間行〉

人間行脚

喜欢这人间，因为有情有怨，有悲有喜。有人生的离合，也有岁月的苍凉。就像昔时母亲在摇篮边吟哦的童谣，或像老祖母在老榕树下闲话的传说，总带有一份千年的羁縻和没落。人来人去，生生死死，一个朝代又一个朝代的在风里湮没。然后，孩提时的童谣和故事都老了，我们却已长大，知道人生路上有我们待倾的爱和岁月，岁岁年年，一路行去，等待我们把自己走成这个时代的声音，并为人间，挂上另一幅流动的风景。

以前看唐人的传奇或明清的小说，书里头金戈铁马的壮烈，才子佳人的因缘，时常令我读得心如捣臼，血脉贲张起来。感觉，我读的是一份人世的沧桑，以及一眼人事的荒凉。而少年十五二十，偷得书中岁月，难免总爱为赋新词，独自登楼。以为人间的悲喜

都是自己拍栏的歌，都是倦眼里书中的青丝白发。生死兴亡两茫茫，在我揭衣待渡人生长河的那个青涩年岁时，一切都变成了缥缥缈渺和虚虚幻幻。

在经过一段相当长的日子，我才从那段岁月里走了出来。感性和激情渐渐成了我两袖细细的微风，平摺着我充满著理想的胸口。而在现代的生活里，我仍留有三分的冷眼，七分的热心，来面对人世的虚实真假，欢愉和怆楚。至于往昔听来或读到的故事，都已经是另一个世界的魅影了，逐渐从我的记忆里流了出去。

如今，人生的路必须交给自己来走了。在这个时代，不管是风雨如晦，也不管是风光明媚，我始终都是这人间赶路的人，在千千万万人之中，与大家共悲所悲，共喜所喜，共其已渡和未渡的岁月，并向不完的明天，风尘仆仆，赴一条漫漫的长路。

这么多年了，还是很喜欢玄奘向西取经的故事。万里的蔓草荒烟，一路的荆棘劫难，终于还是被一双草鞋和一肩的袈裟走出一条佛教的径道来。生命的意义就是在那里，不断的出发，不断的完成。于是，行脚过处，自有履痕为自己的生命注音，从少年、青年、中年和老年，一路笑谈的踏过。

而天地悠悠，人间忽忽，走在这条路上，总会不期然的会与许多的行客擦肩，遇合

和疏离，许多的事来事去，物换星移；许多的爱怨欢恨，许多的意气悲喜，都等待着我将它慢慢走成了故事，走成了我一生的历史。

是的，我还是很喜欢着这人间，甚至栈恋。那么，请容我暂借这人间的岁月，向人间的荒烟深处行脚吧！



回家

每月，我总要回家一次。四百英里迢迢的夜路，时常都是在巴士的飞驰中渡过。然后，天空渐渐朦亮朦亮了起来。远方的山山树树也在黑暗的淡逝中迤邐成一片绵长绵远的风景。巴士窗外，一些村落里晨明的灯火也三三两两的熄去，或许还有了亮的晓啼，清清明明的叫醒了村童枕头间的美梦。巴士飞驰过去，一路上的风景也飞驰过去，我因一夜未眠的倦眸，却越来越振奋而醒亮着。

每次都是这样，回家的路上，总有许多情怀在胸里头酝酿着，喜悦和思念参半，一潮卷过一潮的拍打着我的心岸。眼皮在夜里一点睡意也没有，因此也只得让眼睛守着夜，守到天亮，然后看家乡的路程在天明中愈来愈短。

而在半途，巴士必会在一两个驿站般的野店歇息，搭客鱼贯而下，大家在店里叫

茶叫飯，談興高昂，每個人仿佛都沒有倦意。有些不想喝茶的却坐在屋外樹下的木凳，默默的抽着菸。店里的燈火照了出來，却照不到樹下那邊去。山野荒蕪寂寂，偶爾聽到不遠處林中夜梟的悲啼，在淒寒的風里飄蕩，聽到令人悚然。

但可能大家都有着一份回家的心情吧，客過小小的野店，話語滔滔不盡，睡意全消。一直到司機的催喚，才匆匆的回到巴士里。巴士離去時，自窗口望過去，我還看到有四、五輛的巴士還停留在野店外。樹下搭客抽着的菸蒂，一明一滅的，仿佛他們的心事。我喜歡趕夜路的這種心情，也滿喜歡這種回家的方式。從夜黯到黎明，睜眼看時間在巴士窗外的淒黑風里漏滴而逝。思潮翻滾，許多逝去的小事一下子全都回到了記憶中來，咀嚼着，總有一種惘然的無奈。

回家，是一種情趣。尤其离家越久，回家的熱望就越殷切。不管家多遙遠，人还是要像弦上的箭一樣疾射回去。唯有回到了家，才能找到自己生命安頓的地方。

因此，四百英里迢迢漫漫，我總還是愛赴那一條夜路。一路淒淒的黑風，或一路皎皎的星月，然後在破曉聲里，天光云影，家就很溫暖的在我守望的眸里出現。這時，一夜的疲乏，也全都化成一心的喜悅了。

赤足，走過田垠

十一月的东北季候风已开始贴着东海岸这片厚实淳朴的大地吹著。雨断断续续下了好几天，我窝在屋里，读书，练字，然后等天空放晴，好让我赤着双足，去走一趟屋后温暖的田垠，看山叠着山的叠到天边去。那是我童年的无忧岁月和少年的闲适心情。然而，许久了，它却全都遗落在我匆忙的生活步伐之中。到了我兀然记起屋后还有一亩亩的稻田和一脉青青的山色时，没想到一晃眼就几年过去了，所有以前踏过田垠间的欢笑，也全淡出了记忆之外。

因此，从那繁忙和车声沸腾的都城归来以后，我告诉自己，必须好好选一个夕晖残照的向晚时分，赤足走过屋后的田垠，让脚板真真实实的去感受土地的温暖，感受刚耕

犁过的泥田里那淡淡的泥香。或看云，看山，看暮鸟归巢的悠然自得，並以期从中去找回自己近些年来逐渐消淡的感性情怀。

而这些日子来，在国都，我仍不惯生活于楼宇之间的荒漠繁寂，感觉上仿佛有踏不着实地一样的空虚。尤其是霓虹灯，老是来不及等到天黑，就四处的闪烁，路灯车灯也是，五光十色，火树银花的喧哗，令人感觉，都城好像已失了黄昏的天空。

然而乡间的黄昏仍还是昔日的黄昏，时常有暮云和归鸟的点綴，有乡童在田间嬉戏，有一抹淡淡的山青，可以让人很悠闲的慢慢走在田埂上，饱览田野的无限风光。心情是宁静的，没有烟烟尘尘的困扰，感觉，一切都很好。

记得以前在年少时，雨季一来，隔邻的马来朋友总爱约我们到雨水泛溢着的田洼间划木筏，在雨丝绵绵的寒风里，一份年少狂逸的笑声不时在那阴霾的天空下泛开，仿佛寒风细雨吹落身上，却可换来洒脱一笑般的快乐。但那只是向一生的岁月借来片羽的激情吧了，时间一过，全都化成了回忆后湛然一笑的淡定了。

雨仍断断续续的下着，我回家的假期却越缩越短，看来赤脚踏在田埂间的渴望，也将被这雨季报销掉了。然而这几天在家，却多了一些情绪，多了一些几乎淡忘的回忆，

以及人事递变和时空交错的惆怅。

而以后呢？以后我仍需在都城的繁华和忙碌的步调中，以独行的影子，忘了青山，忘了田垠，而走入汹涌的灯火和人潮里，然后淡成了一个小小的黑点，淡出了昔日那曾经存在于田垠间的自己。



唧唧蟲吟

在绵绵细雨初歇的深夜，我单独走在乡野的小径，风冷呼呼的吹着，径上湿漉漉的，天空无星无月，小径长长的向前伸入一片荒黯之中。但这小径我已走得熟稔了，倒也不怕一路上的黯影重重，反而喜欢一路中的的虫声唧唧，唱着一首首乡野最原始的歌。

我喜欢家乡，就是喜爱着这一片的宁静，和夜里一些悠悠的虫吟，有时在房间里夜读，将窗口打开，就可以很清晰的听到窗外细细的虫声，在丰茂的草丛间，唱着大地的民谣，并把一室的灯火唱得微倦了，也把夜色唱得垂垂老去。有时翻开一卷诗经，背诵着，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到「南有乔木，不可休息」，背着背着，在窗外的一片虫唱中，感觉，诗经里的生命感情就很有韵调的给背了出来。那份幽静闲逸，只有在古

书和虫吟中，才能感受得到。

然而大部份时间，细细的虫吟总会把我的回忆唤到远昔去，恍恍惚惚中，自己仿佛是在任教的野镇，躺在床上，听着窗外的夜轻轻的流走，听着虫吟一声轻一声重温温婉婉的黏着胸中的感情，把自己带回更远的从前去。许多的回忆纷沓而来，许多的人事，以及许多的情情物物都会一再的在心口轻轻踏过。那时的年纪，仍清淡如江水，心事浓稠似风，听着虫声悠悠的唱着，感觉是唱落了自己满腹的惆怅。

不久我辗转哥市，时常在午夜梦迴时，听到屋外悠忽的车声，在寂静的夜里划过，虫声失落了，蛙鼓更是少闻，只有一天空的星群，依旧是旧时相识的，静静注视着这沉寂的大地。

后来一小段日子在家乡，觉得虫声渐渐疏落，在田野也好，在丛草间也好，虫唱不再壮如往昔那样，激激嗤嗤，唧唧吱吱，倾一生的壮烈，如泣如诉，似悲似喜的唱着生命的咏调。一些野地被开拓了，许多的屋子也被建起，河田却逐渐被人污染和化学，人迹所到，草虫的净土也都消失。剩下的，只是一些破碎的古调，犹似残喘，在文明的夹缝间悲愤的鸣唱下去。唱给人听，唱给大地听！

我走在野径上，风寒路冷，听着虫声唧唧在径旁如两岸的潮声不断，伴着单调的蹬音，一路的行去。突然想，以后的孩子们如果听不到虫吟声，他们会不会感到遗憾呢？我不知道。只有虫吟唧唧吱吱，似是似不是在回答着我这不重要的问题。

現代街頭

我一直认为，人必须先懂得如何去自我放逐，才知道怎样去寻找回归。漂泊是一种放逐的意识形态，尤其在现代的文化街头，人总是要跟着潮流走，错乱的步伐，像生命的迷惑，走向物质数量取代一切的年代，自我失落了，精神内涵空虚，我们就在街头上，割断了传统又不认同西方，茫然四顾，不知何所归去。

但归还是要归去的，只是我们还找不到归去的家。因此只能在上辈渡海来后留下的破碎传统与西方浮泛的文化边际上流浪，然后在工商的窗櫺镜面上，照见自己生命的苍白。

这倒令我怀念起六十年代来了。那的确是一个蕉风椰雨的时代，民风朴实。物质虽

是匮乏了些，精神却很富盈。人与大地有一份亲和的关系和感情，那一脚印在泥田上，像为大地系传一样，充满了生命和自然的契机。车烟和化学农药品的污染少见，林树苍翠，溪清河净，窗外的青山也可以很澄定的供在案前成为朝看暮读不倦的经典；蓝天白云，长风细雨，可自成胸中的丘壑，萤火点灯，猫头鹰夜啼，都可谱成乡野的曲调，仿佛天地在那里，人就有他存在的底据，生活再难再苦，生命都有它停靠和可以安顿的地方。

然后进入七十年代，许多的椰树被铲除，许多的绿蕉被砍伐，风来不再蕉翻绿浪，雨来也不再椰卷潇潇。当我们开始接受文明的价值观念时，一些人性中的真善和自然生态也渐趋流失。文明的发展与文化的成长不能成正比例，一些人开始把自己推向城中去，成为乡土以外的放逐者；繁华城中的漂泊人，人和大地的关系，却越来越陌生了。

而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时刻，当我们朝向廿一世纪瞻望，许多科技文明带来的后果都一一涌现，生态破坏，环境污染，伦理败废和文化迷失等等，像流沙一样的掩盖上来。人走到了这里，仿佛走到了街口，多多少少总会怀有王国维《浣溪沙》词中那「天未同云黯四垂／失行孤雁逆风飞／江湖寥落尔安归？」的感慨。徘徊在现代的街头，我

们应该选择那一条路而归，归向文化心灵和自然大地的家呢！

然而许多时候，当我在午夜后车过废墟般荒漠的城市，抬头看不断崢嶸向上的楼厦将黯寂的天空切割破碎时，心中时常产生一份无可奈何的无力感。做为一个现代人，当我把自己放逐到这城中来，那么，唯一乡土，才是我必须回归的地方。

歷史窗前

佇立在拉滿達酒店二十四樓落地長窗前，我沉默的鳥瞰着馬六甲這座陳旧的古城，城里許多建築物保持着三、四十年代英殖民時的模式，屋子相擠節比，一條河从中割過，把市區割成兩半，五百年的歷史就這樣隨着潺潺河水流去無聲。馬六甲王朝到那里去了？漢麗寶和她那批隨从那里去了？河上呼應往來的舢舨那里去了？明潔的窗鏡，把远方澄藍的馬六甲海峽和天空靜靜的挂起。

房中的人正暢談着政治領袖應該要怀着怎樣與民亲和的態度。而我却想着如何站在歷史的上頭來看人，看一切事物在時間的沖擊和空間的推移中去展現過去、現在，甚至未來的景象。唯有在歷史的長河中，我才真正感悟到個人的渺小，生命也只能成其孤灯。

独照的苍茫。尤其在这片大地上，历史的内省和反观都很重要，毕竟这里，已是我们永世的家。

然而许多人对马来西亚的历史并不瞭解。历史知识的轮廓很模糊，华人只知道自己的祖先是中国大陆渡海而来，还有的就是三年八个月的苦难岁月，除此之外，也就不说出一个所以然来了。大家成了史盲。回顾不到过去，开展不了未来，只有孤零零的现在，孤零零的，一个漂泊和无根的世界。

突然想到七年前在丹州北部一个小村庄中，偶遇到一名专究马来亚华人史的美国学者柯雪润博士，她说：「华人只关注经济的发展，往往却忽略了历史的建设。不熟悉自己祖辈在本土拓荒历史的人，不知道将如何去走出一条自己族人的前景？」这个问题也一直在我的心中萦绕不去。有时想想，我们自己的历史，也要外国人来汇集研究，不免令人啼笑皆非了。

而历史不值钱，对不值钱的东西，华人一向来是把它当着弃履来看，许多人都对历史产生一份漠视感，研究马来西亚华人史的有心人也很少。因此，华族的许多史事就这样在无人整理和撰写中流失掉了。

房中的人又把话题转到如何争取到更多选票上去。而我想到的是，从事政治者是否要怀有历史感？从对过去的认知才能有今日的自知；才能以史为镜，整正衣冠和容颜，为民为族走一条更远的路。

我眺望着远方与天同色的马六甲海峡，隔着二十四楼一窗明洁的玻璃，外面的世界近乎于凝固的安宁和平静，历史却悄悄的流去，悄悄的，我们仍需踏着前人的轨迹前进。而未来呢？未来我们仍有长路待行。

背城的心情

凌晨两点车过吉隆坡市中心，才发觉到繁华的背后也有其孤清的一面，昼里车声如潮的街道如今只疏疏落落的两三辆车飞驰而过，微风中车声倏忽如远处幽渺的笛声，散落心里，令人产生了一份淡漠的情绪。

这时，楼灯都已熄灭，城也开始寂寞了。寂寞的城，像一座废墟，有一种荒旷苍凉的悲冷。而雄壮浑伟的楼厦直拔向泼墨黑暗的天空，竞相睥睨傲视着这座现代钢筋森林的战场，路却长短纵横，街灯一盏盏的照过去，橙黄朦胧的，一直照到巷口，然后隐入一片寂暗的巷中。

在这城里，我时常成了夜归的人，偶尔从微雨中飞驰而过，红绿灯一站一站的闯过

去，像闯过人生道上的横逆一样，有一种解脱的快感。一日来纷沓的杂思全都沉淀成一心的宁静和清明，在浓稠的夜风里醒亮着。

而霓虹在深夜的雨夜中，闪烁着一份凄美的光影，寂寥和萧瑟。雨丝在光亮中翻飞，在风里斜落飘摇而去。如果是在家乡，屋瓦雨声，可以吟哦成诗经里的北风，让屋里的人倚灯细听窗外的瘦风疎雨渐渐的从自己的岁月深处远行而去，并掩卷独笑。然而在这城里，我的心灵空间已被硬直的稜线分划成无数孤独和冷涩的碎片，有人说是理性。我不知城里的人是否越来越理性，当一些人正以智者的形象高呼发掘理性的潜在思维时，我却发现这些人的背影在遁入楼厦宽大夜影前的孤寂和空虚，深深印在我的胸口，抹也抹不去。

城中的建筑物不断向高空攀上去。白日路过繁忙的区落，围困起来的建筑地，打桩机高高的耸起，狠狠的向地桩基，烟尘飞滚喷向天空。我偶尔从那围板的隙缝间窥探过去，一大片的盆地，桩着粗大的钢枝，冰冷的回睥着我。看得久了，我突然发觉，我的心中不知何时，也有一座城不断成长、膨胀和繁殖上去，而变得冷漠和苍凉。

所以每到夜里，我总要笑醉遁隐在古人书中，在那墨里残香间，与古人煮酒狂歌，

燙茶清談，笑說人間哀樂之事，悲所悲，喜所喜；披襟幽憤唾壺盡碎，快意時拍案成歌。而案上，可詩可詞，可庄可老。可笑倚風濤，也可伴月寄遠。就只這些案頭的山水泉流，才能一洗我心中丘壑，讓我尋回快樂和自在的自己。

凌晨兩點二十五分回到了家，在五樓，開窗，吉隆坡的滿城燈火明亮的映落眼簾，所有高高低低的樓厦全都隱入一片暝暗蒼茫的夜色之中，一切都看得不清楚了。

明天，我仍須揹着整座城的冷漠走入生活。是的，明天。而明天，我不会被窗外清脆的鳥聲喚醒呢，會不會？

逝水的聲音

这么快，一九九一年就要被走完了。以前教学生背的「岁月不居，时序如流」及「韶光易逝，春颜易老」等感叹岁逝的句子，倏忽在这几天全都跑了回来，像老朋友那样，回来叙旧，然后感慨感慨一番后才走。

因此每到此时，总会有人问，去旧迎新，未来可有什么计划？其实我最头痛的就是这个问题。有啥计划？我是个不善为生命筹思规划和兴建工程的人。只喜随意之兴，如行云流水，去到那里就是那里，纵然因游兴而错过宿头，也可以天为被地为床自快自乐。所以未来计划芸芸，对我而言，反倒成了束缚。

毕竟不再年少，胸中也无蛮峦叠嶂巍峨诡壮了，不踏实地的梦想随着行年渐长阅历

渐深而消弥。一年一步的攀爬着岁月的高峰，愈高愈寒，也不知何时额头会悄悄的出现纹路。如果有一天，在异地偶遇多年不见的童伴，各自一句你老了，不知彼此感受将会如何？

而年来年去，匆匆人行道上，往前铸足是必然的。岁暮中回顾捡拾走过的岁月并寻求自我眉批，往往只得惘然两字，然后缓缓落款，挂在生命的史册里，以供后来翻阅。

最近读到周策纵的《论王国维人间词》，周氏以晏殊「浣溪沙」中二句：「无可奈何花落去／却似相识燕归来」诠释为不得已之笔墨，说它透露了宇宙悠悠，人生飘忽的悲剧感。其实，人在面对时间，总会不禁然产生一份无可奈何的无力感。像夸父追日企图征服时间一样，至终却成了一册悲剧的神话。因此年年逝水，坦坦然也就不想与时间争先了。

所以这个时候，我爱摊开岁月像摊开一卷宣纸一样，然后让生命中的许多人事事在其中转寰点句，成为故事。以后记起也好，忘记也好，却已是自己这一生的风景岁色了。

再过几天，一九九一年即将成了历史。举世滔滔，都在岁流里沉浮转逝，而潮汐起

落依旧，人却老去，慢慢的在岁月的转折间，为自己寻找另一个生命的注点。

突然记起晚清吴从先的散记：「阅岁渐深，韶光渐短，添得一番岁数，增得一番感慨」。如今走在年尾声里，检视感慨，却依然心喜，毕竟一切仍还像贺年卡上写的一样：「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呵！

不眠夜雨

窗外的雨下得最急时，电流突然中断，黑暗一下子淹没了整个斗室。案上我翻读到一半的《陈寅恪诗稿》一时不知所措的僵在那里。耳里却尽是沙沙的雨点，风声和远处隐隐传来的车声。然后，我把书放下，静静地凝视着室内黑暗的世界，像盲者一样，学习以清醒的心灵，去阅读仍未看清面目的自己。

其实，阅读自己是需要勇气的，在面对自己赤裸裸的从前和现在，如何定下心来沉静的去检视自己曾经走过的岁月，且将自己所经历过的事件缕析和推翻，留下来的点点滴滴，全都可以在淡然的心情下付之一笑了。

年来，我在都城的烟尘中穿梭，所有的闲情意适渐渐缴交予忙碌匆忙的生活。日子如车流一样驰过，梦想和理想也是，缓缓在现实里安静敷座。从前年少无知，想以诗的

忧患去征服生命的忧患。到如今，全化做酒后笑谈。

因此也就不免羡慕起沈梦溪来，他繁华过尽后还可以说：「退处山泽，更绝过从，所与谈者，惟笔砚而已」。只是现在，那还有山泽可退，深林可居。纵然穷巷深隔，却仍还日日车马不绝，人声不断，人在其中，倒也应上了王国维的诗：「偶开天眼觑空尘，可怜身是眼中人」。一切都成了幽梦无凭了。

乡居夜宿，山雨来访，雨叩千瓦而飞，在如此宁静的黑暗中听来，如听明清的一册册传奇，空灵尽致，凄迷不已。我依旧静静的将自己的影子收藏在黑暗中，沉默的让思绪如溪流穿风过雨，直到颇感倦意，才起身自书橱上点亮一支白烛，让幽幽烛光温暖地散落在案上的尺寸之间。一时，三、四十年代的灯火情调都回来了。一窗夜雨，烛下残书，这确非久居城中的灯火客所能想像和意会的。

雨仍旧不停的下着，夜却逐渐深沉，蜡烛一寸一寸的烧向天明。我回来，原是想借此宁静的乡居四日以付稿债和将未读的书一一读完，却不料逢此电流中断的雨夜，虽听不到窗外雨打芭蕉占唱平仄交错的诗句，且也骗得文章一篇，不眠半夜，清梦无限，这正如宣恪诗句上说的：「我今自号过时人，一榻萧然了此身」，自也债去身轻了。

失落的根鬚

对父母的方言潮州话掌握得不好，一直是令我引以为憾的。其实，像我这样生长在一个纯讲潮州话的家庭里。从小耳濡潮语。与父母及家庭成员均以潮州话对谈，流畅的讲潮州话该是没问题的了。但问题是我掌握的潮语辞汇并不多，来去都是那几个熟用的词汇。讲惯了，就只那些有限的辞汇在那儿兜来转去，把意思表达出去后，也就「得意忘言，得鱼忘筌」了。因此，往往许多物件的名称我都说不出，更何况是一些成语和谚语。以致在这方面，我可以说是潮语的贫血者。

致于闽南话是打自进小学开始就讲起。在学校，除了老师在班上教课之外。学生们的闽南话满天飞。就算是当着老师的面，也照讲不误。但十多二十年下来，我口中的闽

南话也高明不到那里去，像潮州话一样，患了辞汇贫血症。当然，那些与我讲闽南话的同学，其闽南话也未必比我好得了多少。

及至投身教育界，除了与家人讲潮州话及与旧友讲闽南话外，对任何人，我全以华语交谈，但我的华语讲得实在太不漂亮了，卷着舌头底下脱口而出的华语却含着浓重的潮州音。而且有许多辞汇我读不出，将就「有边读边，无边读中间」的混过去，想想，也是糟得顶透了。

其实，潮州话、闽南语及华语已成了我语言生命的血肉。三种语言我都掌握不好，发音也不准。归根究底，只因为这些语言不能与我生长的生活环境形成一种密切的联系，并依附着这片土地山川形成光彩纷飞的声影。在生活里，许多我所看到的东西或所吃到的食物，我未必能够以方言或华语叫出它的名称。

潮剧我不会听，福建歌仔戏我不会欣赏，我走不进通俗文化的底层去，我也无法从方言里去采撷几千年来自生活中繁结下来的文化感情。仿佛父母亲渡海携来的潮州话，到了我的身上，就已渐渐失落了风采，最后最后，留下来的，也只是成了通不到内心世界里去，没了丰厚感情和文化色泽的语言工具吧了。

还是龙应台说得好，方言像一种硕树，树干连着根，根深植于泥土，根上有须，须上有土。越土的方言就越有生命力。但我的潮州话和闽南语都已失落了土地。而我，却成了另一种没有根须的树。



廟的記憶

一条沙尘飞扬的黄泥路，一座古庙，庙里庭前的两根大石柱上各自雕刻着一条腾云驾雾的龙，很传神的，在我的记忆中鲜明的活着。

孩提时，每当庙里有节庆，母亲总爱携我到庙口去，然后母亲去上她的香，我则跑到庙前去看乩童下乩，看他赤着上身，用剑往舌头抹去，血涌了出来，乩童抖着身子，并低下头来，以舌当笔，在黄纸条上飞快的画起符来，那景象，对我而言，即紧张、兴奋和刺激。

此外，我也爱看抬神过河，两张轿子，分别由四个壮夫承托在健硕的肩膀上，原本轻盈的轿，一但上神时，那几个轿夫好像撑不住一样，脚步沉重而错乱，在庙旁不远处

的田野间挣扎着，拖前拉后的冲冲撞撞。轿也仿如在浪涛里定不下身的船子，荡来摆去的。有时其中一个轿夫因力撑不住绊倒，引起旁观者的一阵惊呼，说时迟那时快，却有另一个壮夫早已顶替上去，神就在轿里摇摇摆摆的被迎送到庙里去了。人群浩浩荡荡的跟在后面，也一起进庙。

庙里，香烟袅绕。被烟熏黄了脸的众神默默，享着人间的瓜果和烟火。庙壁上的画墙也因年久而剥蚀。我看着母亲在神台前上香，三柱清香举在额际，所有的岁月已翻逝成了她鬓角的微霜了。在喧哗的人潮里，人和神，神和人，都已在我的眸中渐渐模糊。只有神炉中插着的无数香火，在微微的风中，烁烁的醒亮着。

多少年过去了，风一样的，多少的人事在岁月的递变中转换。天真的稚童茁壮成理想的少年，理想的少年转变成离乡的中年，离乡的中年奔波成感恩的老者，岁月散如飘蓬。只有那座庙仍恒守在那里，除了让人寄存信心，也接纳着小镇里任何人的虔诚和希望。

庙在，缥缥缈缈的希望也在，人有时候就是靠着那一丝的希望而快快乐乐的活下去，像那神炉中烁亮的香火一样，快快乐乐的烧尽一生。然而，许久了，庙里的鼓声已不

再响起，庙庆时我也很少回去，但心里头依然记着过去母亲携我进庙烧香的情景，那份热闹，到如今也全都风卷云散了。



火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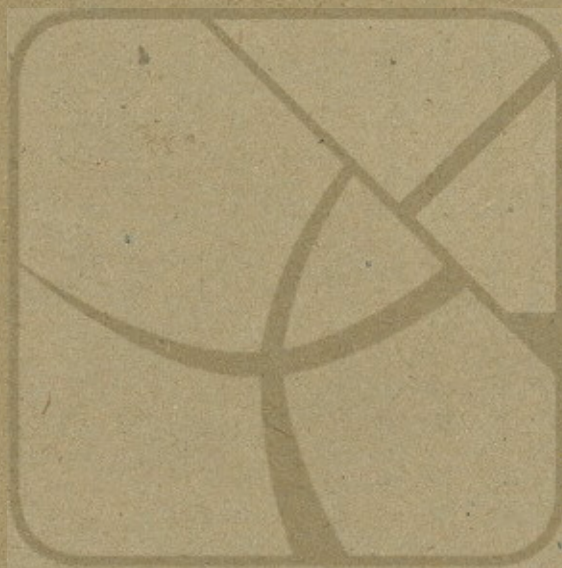
当火车的轮子敲着铁轨转入南方的黑暗时，窗外，吉隆坡的灯火逐渐在我底眸中一盏一盏的淡灭下去，时间却不断的向前翻越，野地、乡镇、林丛、河山在时间里如风一样的不断向后退逝。子夜过后，我的心情渐渐清明起来，看窗外的山脉和星星宁静一如岁月广表的贴著这片空旷的大地，展拓向无尽的前方。而我只是这火车上许多旅者的其中一个，让窗外的风景在我漆黑的瞳仁中幅幅翻逝而过，然后看火车在一些小站停留，看看一些悲欢离合的脸庞在月台暗淡的灯光下随着火车汽笛的啸唱而凋萎如一朵朵晚香花并散落在记忆中。就这样，一路的旅夜，我只能清醒和静静的看着黑暗向后退去，然后，静静的等待著破晓后的天明。

其实，我是喜欢坐火车的，感觉上坐火车有一份壮烈的情怀，在车轮与铁轨碰击之时散发出来，在汽笛的呼啸中而拔高，轰隆隆的撞破黑暗，这种壮烈绝不是坐夜途巴士所能感受得到。可是因为住在东海岸的原故，坐火车就不那么方便，因此，在二十岁前，我不曾坐过火车，是以倒也没有童年坐火车的情趣和少年坐火车的豪意，却偶尔听同学提起坐火车的快意，心里头暗自羡慕得很。

一直到我北上丹州北部的一座野镇任教时，才初尝坐火车的快乐，二十年期待的，在火车轰隆隆的声中化成心中无限的喜悦，火车外的山山林树和山水田野也画成了窗面泼墨山水的毓秀，映落心中，自成另一种情怀。

在野镇，我偶也曾与两三个同事结伴在凌晨三点搭火车下吉隆坡。那时坐在灯色晕黄沉寂的月台上，听着站里播放着的马来古典音乐，看着火车的轨道长长的伸入浓暗的山影之中，时常会感觉到生命的无常和岁月的沧桑。火车来去，白天夜晚，一批批的岁月全被载走了，也不知道被载到那个地方去。只有山恒在那里，月台也恒在那里，悲欢离合也恒在那里，但却已是另一些人和另一批岁月在那月台进进出出和在火车中上上下下了。

夜低低沉沉的垂了下去，在这块我生长着的大地，火车辗过，如岁月辗过，必会在我的生命中留下历史的痕迹。而坐在夜色深沉的火车上，犹明的双眸，总是叫我要好好的凝视着岁月，在这壮丽的山河大地上，如何从我底身上辗过。



歲歲年年

除夕时，千家笑语，夜漏迟迟，大家都留在家里守岁。灯光如霜的照着明洁的地板，也把母亲额际的鬓丝照成似雪的年华。这时，生活中所有的风雨都暂时在眼前息歇。子女围成的暖暖欢笑，把沉沉的夜燃成一心守望的不眠。而我们就在旧岁的边缘，以团聚的心情起火，并把一些悲欢的岁月悄悄送走。

年年岁岁，总是这样，我常爱以童子之心纵身于火红的传统节庆里，让自己的感觉走回童年过节的无忧世界，仿佛只有回到那里，人才真正的纯真起来。然而耳里，韶华却铮铮的响着，並踏着少年的行板离去，昨日的空肩赤足，在回首间，都已山长水远了。其实，明知守岁是守不住瞬眼即逝的岁月，像收压岁钱是压不住岁月渐老的惊慌，

但我们还是要很传统的守岁下去，守一生这永远守不住的年华和离合悲欢。而爆竹在庭，桃符在户，柏酒在壶，都一一等待着那一刹那揭盖的倾注和燃香的爆响，以引来人间的一乐。

除夕，感觉上守望的夜是那么短而漫长，就像这一生的岁月，爆竹一响过后，天很快就会醒亮过来了。在这个时候，我总爱在案前将这些年来的记忆摊开，并细细检阅曾经走过的岁月与人事，心情淡淡的在寒凉的空气中飘浮。窗外的远山绵延下去淡成了一线，星群散布四际。当我把记忆串起时，镇里四处此起彼落传来隐隐的爆竹声响，庭前悬着的爆竹也吡叻拍啦的爆发开来。侄儿侄女的笑声盈盈在深深沉沉的夜风中轻轻飞起。

而这时，我总不禁想坐在案前研墨，以儿童的嬉笑，以老幼的团圆，以天地微寒的霜露，蘸墨直笔长书，让圈点的墨字在萱纸上，花朝烟景，江柳春风一番，并任欢愉的心情，坦坦然在这天地之间，点墨而去。

走到屋外，星天寂寂，虫唱吱吱，山川万里，云河如旧，人伫立在这天地之间，过着如此静好的尘世，岁月虽然是悄悄从额间鬓际走过，但也不惊不慌。而好风好水，这

人世呵，只要每个人都好好的活着，一切都会很美好。

转身入屋时，身后小镇里的灯火，岁岁年年，仍明明晃晃的亮着，亮着……一直亮到第一声晓啼啼落的黎明。



故交情思

清晨醒来端坐案前磨墨练字，清风不识字，却从五楼的窗口吹入，翻乱了我的一案书纸。案上，墨痕斑驳，像石刻的碑书，风雨一般书写着人世递变的苍凉，点点滴滴，却有说不尽的悲欢。突然，我想起了旧时的朋友。

旧时的朋友，犹似黄卷古书，读后自有回甘的隽永。而我是恋旧的，感觉所有被岁月走过的都是美。尤其是肝胆相照，白首相交的故友，全都已天涯零落，四散西东，想起过去种种言笑，回首间，都在心里挂成了一片惘然。

想想，少年时交友尽在一时意气，大风起兮，短歌长吟。但在大风中唱起的歌，都全化成了风，与岁月一起逝做江边的水痕。朋友一个一个的离开，渐去渐远，江湖秋水

，鸿雁全无，也不知他们的生活如何？登楼抚栏，不知道岁月已换，只剩下自己，执着旧时的心情，看云起云落，看影子和斜阳摊成了一地，在细细的风里，疏疏离离，摇曳不定。

最近重读李白的诗，当读到「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我醉欲眠君且去，明朝犹自抱琴来」，就令我想起了旭崖来。以前在丹中时，我与旭崖常在深宵以啤酒对酌，旭崖深谙电脑，对唐诗却是初涉，因此常背唐诗解忧，他一口啤酒一首诗的背著，背得满室花雨繁华，江山老去。他最常背的就是这首《对酒歌》，我常以其争辩的诗句下酒，饮得一心清明而归。后来我们各自离开丹中，旭崖南下，受聘于南方学院电脑主任职，终日与电脑对看，我不知他有没有再背唐诗，但他来信说：「你不在，独酌不如不酌，以免酒后满眼寂寞。」我想，他应该是不复再背唐诗了。我在都城踽踽独行，披一衣的灯火穿过人潮熙攘的街道时，想起了他，想起了唐诗，胸口有一片温暖。

除旭崖外，成友亦常以啤酒与我换成一腹古典雅致的现代诗，然后酒后将之倾成纸上的烟云。有时兴起，我们往往站在马路旁，从子夜一直畅谈到凌晨四、五点、东南西北，理想，希望，生活中的风风雨雨，在满天繁星疏落的时刻，慢慢在寂静和疲惫的风

里淡寂，此后，成友离开他眷恋多年的报界去台读书，千山之外，音讯两隔，只偶尔从其女友口中拾得片羽讯息，知道故人无恙，不诗不文了，但仍然叫我心喜。

而如今，行经世道二十余年，对往昔人事，恍如昨日，依旧在我心中可握可持。人生的路就是这么的往前走，但我仍爱频频的回头，看韶华渐渐的瘦老，看朋友纷纷的离散，看世事的递嬗更换。然后让我静静的洗笔蘸墨，静静的，书下一幅岁月悲欢，在我的心廊上高高的挂起。



明月同心

人生到底能够有多小个月圆月缺呢？

母亲和父亲安详而恬静的坐在土炉旁，炉中的火已熄，灰已冷。母亲的影子依守着父亲满头如霜的白发，在晚年，共渡风雨人生后那一份永恒的宁静。父亲轻轻的讲着话，母亲静静的聆听。窗外清风，天上明月，屋里却有柔情万缕流泻成无限天机的微光，点照着母亲脸上的微笑。

而我突然想起小时候母亲在炉旁起火的情形，母亲将几块木炭放在炉里，然后倒了些火水下去，火一点燃后，母亲即用一把扇子大力的在炉口煽动，煽得满头大汗，炉中黝黑的木炭才慢慢红热起来，再煽它几下，火星四溅，炭块熊熊的燃烧着，以火拥抱着

火，彼此燃烧着最亮丽的激情。当炉中的火势稍弱时，母亲就一块炭一块炭的添着，使炉中的火仍然能保持着一定的热度而不致冷却了下来。

直到许多年后，我才明白，原来爱情也是如此，起火时须不懈的煽动，煽得两个人的感情火星四溅，烈火熊熊。一旦两人结婚而面对现实的生活时，火星再也溅不出来了，那时要做的是一块炭一块炭延燃与保热的工作。爱情到了这时才真正面临考验，以期有一天能够燃成化在一起的冷灰，不分你我，共同守着炉中相依相偎的晚年；共话彼此悠悠发髻的岁月。

母亲和父亲终于携手走过了这段路程。虽然这期间，像世间夫妻一样，他们也曾因一些事情而争执。但这些都是风过平原，浪过浅滩。谅解和包容肯定了他们这一生的感情。他们是互相依靠与扶持的手臂，在白发苍苍的岁暮，有共守的一生做为老年的回忆与共同的话题。而从他们的身上，让我在这现代千疮百孔和令人怀疑的爱情里，看到踏实和纯真的另一面爱情来，并使我对于爱情的憧憬和希望不致熄灭。

人生路长，路长情在。谁将是谁枕上的泪痕与思念，谁又将是谁在现实生活中的相挽与相牵，及至白发苍苍的相对。那时，纵然有泪痕，都可以一路笑着看过，因为最美

好的爱情就在那里，在充满着皱纹的脸上，在如霜似雪的发间，在两个影子贴成一个影子走向无限好的黄昏岁月里。

人生到底有多少个月圆月缺呢？

我静静的坐在一旁看着母亲和父亲谈天，看着炉中已冷寂的炭灰，而突然觉得，多少个月圆月缺都已不重要了。只要两人能一生厮守，你成灰，我成尘，那么，世间还有什么值得眷恋和顾盼的呢？

聚會

新年期間，一名女同學遞來一幀旧同學聚會的邀請卡，卡上附貼着十余年前小學畢業時合拍的黑白全體照。這幀照片我遺失已久，如今乍見，驚喜和感嘆交雜一起來到，仿佛这么多年来自己遺落在尘世中的歲月復又握回自己的手中。雖然，那只是一片殘黃的記憶。

同學說這幀照片是由另一個女同學拿到新加坡去沖洗出來的，我看着這幀清晰明潔的黑白照，發現時間走過的痕迹也被洗掉了，而自己就明明白白的站在同學之中，與他們並肩，立在天地之間，唱着驢歌把自己的童顏留下。

也只有這一幀與同學合拍的照片吧了，別的都全交給一片模糊的記憶。許多同學的

雅容也纷纷在记忆中失落了。如今，隔了十余年，人事全非，以前同窗共砚的，全已流离西东，久来不见，相忘江湖。偶尔回乡，遇到两三个仍留在乡镇的同学，问起其他人的行迹和生活时，总会意外的捡拾到某某已结婚了，某某又生了个孩子等等消息，令人有一份措然的感觉。年月真的过得这么快吗？就这么一霎间的事，当年与我做无怍争吵欢笑的，匆匆却已为人夫为人父，为人妻为人母了。

我一直不敢相信，年月真的过得这么快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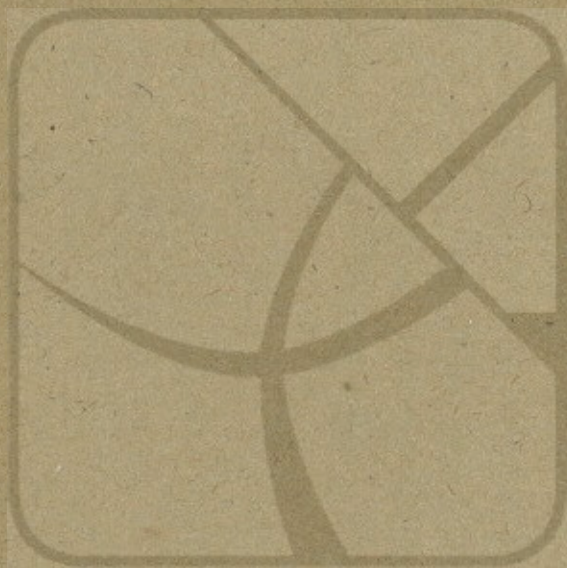
想起毕业前夕我们三十多个同学聚在残陋的校舍里唱「生平良朋不能相忘／别后常怀念……」唱着唱着，唱到最后，我们却在人生的栈道上让匆匆的行色将彼此忘掉，没有相见也没有怀念，只知道彼此仍然活著，依旧存在，就已经满足了。

同学一再吩咐届时无论如何都要抽空出席此一聚会。低头，我却看到时间的光影在照片上凝固成一片寂静。寂静，青青校舍，萋萋芳草，我依稀看到所有失去的童岁都回来向我拜年，我们无怍的把臂，走过古老校钟敲过的清晨，仿佛在课堂中，大家以嘹亮的童音喊：「起立，行礼，老师早安。」窗外，云天深深，岁月正好。

岁月正好啊！隔了这么多年后，同学聚会，想从逝去的岁月里去寻索已经遗落的记

忆时，我却没有出席。

我没有出席，只是不想从他们的眸中看出自己岁月的沧桑。



水龍吟

在蒼荒的鄉野，當黎明開始抹過天際，天已灰蒙起來了。然而遠山的林叢却依旧沉沉睡在一片荒古的渾黯之中，驀然一聲鷄啼高亢雄壯的划破長空，接着兩聲、三聲及無數聲的鷄啼倏忽此起彼落，啼聲一潮接一潮如号角拍向鄉中每個角落，响亮彻耳，在寒涼的空氣中激蕩。這時我總會看到母親孤駝着背，從房中走了出來，走向廚房，接着廚房里的燈亮着，不久即可聽到廚房那廂潮濕的木柴在灶里辟里拍啦的响燃，辟里拍啦的，在濛濛淒寒的晨明，給人一種溫暖的感覺。

不知什麼時候開始，我突然注意到灶里的火光在門板上繪着的圖案，暗影淺淺的疊着暗影，火光淡淡的搖曳不定，泼在門板上恍恍惚惚如一幅墨畫的浮動着，偶尔映照著

母亲煮水冲茶时伛偻的影子，给门板上的岁月投下了更多的深邃和幽忽。

而我就睡在客厅的地板上，铺着草席的地板硬凉硬凉的。黎明时醒来往窗外一看，两三颗晨星兀自寥落的悬挂在椰树梢头，鸡啼互相呼应，由远而近，从十多声的潮聚而渐渐疏减，最后最后，只剩下一只犹自遥遥啼鸣不已，啼声冗长而沙哑，喔喔喔喔……：：：在朦胧的黎晨中，梦却仿佛沾着清露在枕席间轻轻踏过。我恍恍的看着窗外，那么一段好长的日子，记忆中只是椰树梢头上那数颗晨星寒亮的在晓啼中闪啊闪的，恍如古老年月里一个淡逝的梦。

我不知道母亲什么时候冲好了茶，只见窗外的那片天空逐渐的亮了。鸟声在浓鬱的树丛中传来，嘹亮清澈，如刷过溪间白石的水声，凉凉流进了我的心里，我翻过了身，侧耳静听屋外是否有马来小贩喊卖糕点的声音，而我小小的手心，仍握著父亲昨夜给我的五分钱，温温暖暖的充满着无限的喜悦，在晨曦照过凉凉的窗口，感觉所有的时间都搁浅在那里，不肯流去，一直到姐姐起身说上学了，天已经是完全的亮，墙上的钟摆左右摆荡着，滴答滴答仿佛也在喊：上学了！上学了！然后悄悄一秒一分的把时间送走。

那年，我七岁，静好的岁月很快的从我底梦里醒来，晓鸡的啼声也渐渐从我的岁月

中消淡出去，像椰树梢头的那一抹月痕一样，在微亮的天空淡逝，以前挂在墙上的壁钟也因陈旧而不知被扔弃到那里去，永远再找不回来了。只有母亲仍旧每天在天还未亮中起来煮水冲茶，岁月投映在门板上的画圈则更深邃更幽忽了。

二十年后，当我从夜色微亮中醒来，屋外没有晓啼的号角，没有马来小贩的喊卖，没有五分钱紧紧握在掌心中，没有姐姐喊上学了，我才知道，原来世界已换，而且已换了很久很久了……。

年想

凌晨两点，我倚在二楼赤红的栏杆上。风来飒飒，组屋前的灯光仿佛在微寒的风里浮动。四周的暗影淡淡把我裹卷起来。梦在每个人的枕前飘飞。楼下的长巷静寂。抬头，满空莹亮的星子，流泻成一片清浅的银河，如河岸上拍风灿丽的浪花，守护着年岁转折的弯口。而岁月，互远的挂在天际，读着人世的悲欢离合。

多少年了，每次临近年关，心绪总是像欲争土而出的芽根，带着一份莫名的喜悦和欣慰，盎然了生命的成长。感觉，所有漂泊的感情都已经回归；所有的挫折都可以纾解；所有的理想必会实现。因此，常常这样，我喜欢阅读从我身上走过的历史，世间的荣辱舍弃，一年年伤逝的岁月，然后伫足，如桃符一样换上另一纸墨汁淋漓，在天地间，

看人生栈道上的另一脉山色。

而春天，不时在少年时的幻想中浮现，花香鸟啭，递来一季春的讯息。在年画中，我常常叫少年的情怀迷失在那古朴的春意里。如今行年渐长，偶尔走过一些购物中心前，听着年歌从耳后隐隐传来，恭喜恭喜的，心中就注满了一份盈然的快乐，犹如童年时点着爆竹的心情，爆竹乍然一响，人间仿佛焕然一新。

以前，在乡下时。新春临近，母亲和祖母总是把一袋浸了水的糯米压在石磨上，然后母亲握着石磨的柄手，磨一转，奶白奶白的糯米汁沿着石沟而下，像岁月的点滴，转成了祖母额间深深的皱纹。古旧的门旁这时已换上了一幅新联：「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新年的气息在贺年歌中飘送。小妹与邻居孩子的笑声牵引出一片喜气洋洋的气象。一枝香在炉前点着，黄黄的鸡蛋糕还未完全熟透，母亲也还未掀盖，炉中的火正旺着呢！然后年年递嬗，一年一年就这样过去了。母亲老了，而我，却已经离开了故乡，落脚国都，殷情翹首年临时，赴家的圆聚。而记忆中，黄黄的鸡蛋糕还未完全熟透，香还未烧尽，母亲也还未掀盖，炉中的火焰却还熊熊旺着呢！……

两点多了，凌晨的星空依旧一片寒亮。倚栏的衣裤在凉风中沉默的飞舞。历历江山

，好风好水好人间。一个新年一个新年的走下去，从传统到现代，从青丝到白发，从祖父母渡海南来到默默开辟荒园的父母亲到今天的我们，我们依旧穿过咚咚呛和恭喜恭喜的新年歌中，展望，岁月维新，江山如旧，新年的喜气一直延续下去……。

关上了门，组屋前的灯光仍亮着，与星光映对成一片幸福与亮丽的图景。亮着，亮着，一直亮到晓鸡啼破暗空的黎明……。

五樓的風聲

子夜过后，我抱着一身的病骨在五楼多风的栏杆前伫立。眸中组屋前的灯火却一盏一盏的在冷风中逐渐熄灭，像一些悄悄离去的年月，再也走不回来了。而回忆里许多悲喜横胸，都在我频频忍不住的咳嗽声中，倾吐成满地的一影零落，楼下一片寂阒，只有一条柏油路在组屋与组屋之间蜿蜒向无尽的黑暗伸进。

来到这城里年余，仍然难遣田园心性的淡泊，在耕读的岁月中萧然书中，忘情于古籍山水的清幽。而繁华过处，我虽不免也沾了一衣灯火，但拂袖中灯火落尽，我还是昔昨的我，独自往来，在岁月的苍茫之间寻求栖息。

最近读到明末张岱的《陶庵梦忆》序文中一句「因想余生平，繁华靡丽，过眼皆空

，五十年来，总成一梦」，心中悠悠生有黍熟黄粱，车旋蚁穴，人生无常的感觉，想想自己一生，百岁光阴，都一直在追着一个梦奔跑，梦醒了，人也去如风散，还能够在这世上留下一些什么？何况，我也不想留些什么，包括俗名世利，以及一些微笑和愁容。

而我一直学习以清静的心情去面对生活的冲击和人世的更迁，虽然有时我也总不免在红尘中因感情的太过执着而陷入自我的困限，但往往在独自的省思过后，一切混浊的情绪将会慢慢沉淀下去，心，却也渐渐清明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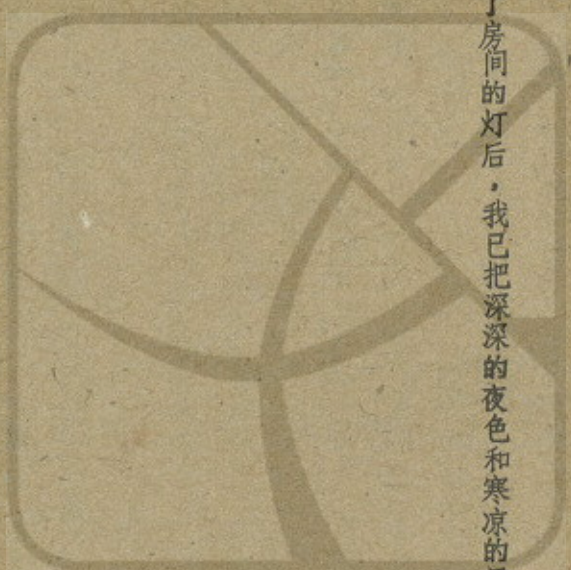
有时我也想到以有限的一生极尽生命的声光色彩，然而无奈于其悲壮之后，仍须面向无边的寂寞和苍凉，感觉，那是诗人的家乡，却不是我的归路。而潜思中，我仍汲汲于道家胸怀洒脱的思想，清明飘逸，不浊不俗，一路好山好水的走下去，走出一生的悠然忘言。

五楼的风很大，风声在树与树间飒飒作响。我在黑暗中独立，看着这夜色苍茫的天和地，看着这天地间一街沉寂而凄迷的灯火，看着灯火上满空的繁星，而突然想起以前初背苏轼《卜算子》中「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时

的少年心情。那时不识词中的孤寂无奈，如今病骨风霜，独立小寒，想起这阕词，却另有一番滋味点滴心头，那种孤傲的心情是不易了解的，像许多人不了解我孤寂而悲凉的心事。

掩上了后门，捻亮了房间的灯后，我已把深深的夜色和寒凉的风声都隔在门外了：

.....



很蓝，一碧如洗。

我坐著，想在这片宁静的房室里去检拾所有流逝而去的岁月，以及在这人生栈道上留下来的匆匆行色，然而摊开双掌仍是一片空白。突然我想起朋友说的，人长大了，身边的朋友将会越来越少。以前的同学也不知道流离到那里去，时间流过，人非物非，一下子，人也老了，或者就是这样吧，在时间的长流里独自鉴照，一霎之间，了了见浮生。

因此我喜欢读历史，人如果能够以广敞的胸怀站在历史的岭脉上来看人世。则就可以看出人世是一场大悲欢与大离合的舞台。眼前芸芸众生的爱悯悲欢，也都可以释然了。至于个人所谓刻骨铭心的爱，一旦被纳入历史之中，也不过是个人的感伤和浪漫吧了。而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被时间的长流带入历史之中，或浮起，或沉埋……

但无论如何，我仍然坚信，凡是真和诚的事物，都可以通过时间的考验而在人世里长存下去，只是真和诚在这骤变中的现代世界里，毕竟是很少见了。因此，一切都很脆弱，一切都很容易迁变，人活著，也就不那么踏实起来，感觉上，是存在着一种漂泊的无奈。

我静静的坐在床上，窗外原本蔚蓝清碧的天空不知何时已浮云处处了。浮云虚虚幻幻，聚散无定。唯有天还是天，真真诚诚沉默的守在那里，千年不变，冷眼看着这人世如浮云般善变的世界；看着时代一页页的被人类翻过去，看着历史的迁更。

看着云，看着天，我突然笑了……



那一夜

那夜，在道北半途中的一个新乡口，夜色苍茫，只有一盏六十瓦的灯泡晕黄的亮着，将亭中一些人的影子映落的照在地上，灯照不到的地方，四野寂黯，只听到草虫吱吱唧唧的鸣唱。

在这乡野的亭中，阮的元校长，张瑞泉老师，以及从新山下下来的陈徽崇老师和几个当地逻辑族的朋友，大家互相传递着手上的椰壳，椰壳中盛满着酸醇的椰花酒，陈徽崇老师是初尝，开始时颇显顾忌，只唇沾点滴而已，后来习惯了这种酒味，豪气顿然而起，像他挥棒击鼓时的快意，引颈一饮而尽。一椰壳又一椰壳的椰花酒传来递去，一下子，就已经饮去了一大半。我虽也饮着，但却仍然很清醒的看着这几个在边城地带努力于文

化活动，却默默不求任何回报和收获的朋友。如今陈徽崇老师从数百里外的新山下来，指导由丹州中正学校成立的二十四节令鼓，他也是文化的推动者，颇能窥探出文化活动推动者的寂寞和感慨，因此大家聚在一起，在这荒野中的小亭上，以酒互相温暖，以笑声互相砥砺。毕竟，在文化的道路上，总需要有人互相扶持前进，文化的活动才能激荡成波流汹涌，浪花亮丽而伟岸壮阔的江河，因此文化活动不是由一个人来做，就可以得到一定的实效，而是需要来自各地文化活动推动者的互相配合，以浇火的精神，刷亮文化的生命。

我记得阮的元校长曾经在车上与许振万校长这么说：「其实，我们在国民型中学掌校，只要将份内的工作做完，就可以算是完成了责任。但实际上我们却尽量在校余的时间，努力的想将文化的种子散播在孩子们的心中，让他们感受文化中所蕴涵磅礴的生命力。而对自己的生命有更深层的认识。因此，就是再忙，我们还是需要付出这份时间和精力。」那时，我坐在车上静静的听，什么话也不说，不说话是因为在这个时候所说的话都是多余的。

我看着陈徽崇老师喝酒的气概，他那瘦弱的身子突然在我的眸中成了刚健浑雄，傲

岸奇伟起来了。这汉子是有他热血的一面，在文化的推动上，他一直是默默的付出，像阮的元校长那样，企望通过一些文化的活动去启思学生们对自己文化的认知。

酒已经喝得差不多了。那几个逻辑的朋友一直劝饮，但因不胜酒力，我们只有谢绝。在回家的路上，车子在黑暗的路上驰过，呼啸的风声在窗外奔越，我读着一盏盏路灯从车后疾退而去，想着文化工作者的寂寞、孤单和坚持下去那大勇无畏的精神，我只能紧紧握着自己的双手，紧紧的……

人間的等待

夜暗千尋，風落無語。子夜過後，我在那小小的露天廣場上等人。寂寂的廣場，沒有人坐在石椅上談天，只有樹影沉黑沉黑的散洒在地上。沒有星月的天空很冷很黯，我看着不遠處的路燈照着不遠處幽暗的小徑，照至前面的大路去，心里突然感到一種淒清和孤絕蛇升而上，并在我的胸口不斷擴張，二十分鐘了，我來回的踱着小步，影子在身前身後跟着。而我要等的人仍未歸來。或者我要等的人並不知道我在等她吧！不知道等待者那一份惆悵孤清和茫茫失落的心情。抬頭，我眼前的樓燈一盞一盞的熄去，風很冷，我感覺到寒意在我的肌膚上侵蝕。然後有人從樓上下來說她今晚不回来了，我沉靜的笑了笑，然後駕着單車一路燈光紛飛一路黑風淒冷回到三十五分鐘路程外的家去。

我知道，等待总是令人多么不安的，但人活著，既学不了庄周的无待逍遥，只能活在一个又一个的等待之中了，而在等待中，或有欢愉，或有顿挫，或有悲喜交集，都是人之于为人在人间里的一种生命承担。因为有爱，才有等待，因为有等待，人间才充满着希望。

其实，世间原本是荒凉的，但因为有人的情意，有人的理想，有人的等待，荒凉的世间才会变得声光色彩起来，就是这样，人民等待着河山的壮阔，父母等待着儿女的长大，恋人等待着相逢与结褵的喜悦，生命才会寻找到一个依据的地方。象山等待着水，水等待着山，山水相遇之处，自成人世最壮丽的风景。

自古以来，谁不曾等待过？那临川感叹着「逝者，如斯夫」的孔丘等待过。那紫气东去，函谷关前书下五千字的老聃等待过。那与惠施在濠水桥上辩「子非鱼安知鱼之乐」的庄周等待过。那「生于忧患，死于欢乐」的孟轲等待过。那「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泪下」的陈子昂等待过。那写「示儿」绝句的陆放翁也等待过，由生走到死，谁不曾等待过？

那夜，我回到家后，倚在屋后阳台的栏杆，想到她或已睡了，想到她或许并不知道

我曾到其住处等过她。想到……

那夜，我看着组屋前，明晃晃的灯火，才知道，所有黑夜，都是等待着黎明的到来。



三柱香

在苍茫的暮色中，我走过一间间板屋与板屋间隔开来的小路上，看村里的孩子在简陋的屋前嬉闹，当孩子的笑声朗朗散落在暮色里深暗的门楣时，已有几盏灯在我身后的板屋中悄悄亮起，而在我拐弯转进一条窄巷，偶然转头，却看到一位年轻的母亲在堂上的香案前虔诚的祷告之后，也要她的孩子执着三柱香跪在案前叩拜，我看到香柱头灼亮的微光与袅袅的香烟在风里明灭，看到那年轻母亲期望的眼神，看到孩子稚嫩和纯净的脸，我的心突然激动了起来，为了这一幕景象，使我凝立在暮色中，久久不肯离去。

其实小时候，在过年过节时，母亲总要我们在神台前执香敬神。她说，烧了香拜了神后，一切都会平平安安。那时我们什么都不懂，执香只贪图一时好玩，燃香时一个轮

着一个来，看火光在香支上燃烧并映照着我们的脸，母亲在旁边看着，一年一年的，孩子在她的挚爱中平平安安一寸一寸的长高，执香的手一个一个个的离去，最后只剩下母亲孤独的留在那里，仍然紧紧的手执着三支香，黄昏清晨，日日为她离家的孩子们向神明诚敬而默默的祷告：在外的，一家大小，一切都平平安安。

生命难道就是这样吗？每个母亲的白发都拴不住自己的孩子在长大后的离开，家渐渐成了一个空壳，许多母亲寂寂的眼神，都淹没在茫茫暮色的风里，而流浪在外的孩子们，会不会去想到母亲倚间时孤寂的心灵，等待着他们时时回家以明亮的笑声和欢颜来丰润。会不会呢？

这些年来，我开始明白母亲在神台前手执三柱香的心情了。因为爱，所有燃香和插香的手都成了一种庄严而神圣的姿态。岁月老去，母亲的神情是淡定的，仿佛走过人生的大道后，所有的一切都已看化了，唯独对子女的爱，仍然天长地久般的不变。是的，就像插在香炉中的那三柱香一样，母亲对儿女默默的付出，默默的燃烧自己，一直燃烧到生命的尽头。

我凝立在暮色里，看着板屋中那年轻的母亲执着孩子的手将香插在香案上的神炉中

，然后孩子笑了笑，这时，灯光也在那板屋中亮起，幽幽的，温暖了我整个心房。

当我走出那条板屋后的小巷时，暮色更浓了。然而我的心里却已插上了三柱香，灼亮灼亮的燃烧着，照亮了我眼前漆黑的长路……



悠悠歲思

凌晨五点半，在天地仍然寂暗的时刻，我悠悠从清真寺的晨祷声中醒来，时光如水澄明的流过，搁浅在我底眸中，竟成了窗外一片微霜的岁月灯火。长沟流月，去去无声，我突然想起雨打芭蕉的六十年代情调来，那时我仍初生为这天地间的稚婴一名啊，以不染尘情的眼睛来阅读这人世间纯朴的莽莽大荒，感觉大地壮阔，山川照眼，人间原是好风好水的可以让人空肩赤足经行千山万里，然而二十多年后回首，岁月悠悠，却让人怔忡和恍惚得不知所惜。

有人说成长并不是一件快乐的事，然而在时流中，我时常披著一衣快乐和不快乐的心情在这人生的路上踽踽独行，并且拒绝所有熙攘繁华的热闹，或许，我也拒绝去面对

热闹繁嚣背后的落寞和冷寂吧！所以只能选择一条虚静恬淡的路，让自己置身于其间，览尽路上两旁的风景，然后招得两袖清风与岁月一起归去。

因此我时常想，我是永远也做不成任何宗教的信徒了。因为童年时大自然所孕育的性情，使我感知以天地为师的智慧去悟觉事物的更迁和生命的递化。青山、白云、溪流、林木、星空及旷野等等，揉合在我生命的脉流里，成就了我波光潋滟的胸怀与对人生的希望。所以我时时期许自己，要有儒家担当人世的使命，也要有道家洒脱豁达的智慧，以引领自己穿渡这一生横逆的风雨。而若是有宗教的话，那么这天地将是我的宗教，至于人，则是我永生的信仰了。

是以人生的苦痛和欢愉是我学习奉行和如何去体验感受的，并与人世的芸芸众生在时流里跨步向前，从生起脚，踏向老和病死的征程，象陶潜说的：「纵浪大化中，无忧亦无惧」一样，走过的路，将有履痕为我见证。

而我应该向岁月感恩才是，有一天，当它留给了我两鬓微霜和一头皱纹时，它也会还报以我一心洞察人世的智慧以及一生丰盈的回忆。因此，此生为人，穷达坦然，了无遗憾。

窗外的灯光已换成清凉的晨曦从窗口洒落进来，光景的转移，只是指顾间的事。而如今，置身在九十年代楼厦与楼厦的隙缝间，想到再过二十多年后，我将如何回头看看现在的自己呢？

多情呵多情应笑我，笑我为岁月牵留，笑我痴爱狂执，笑我早生华发。而生命，舒卷成一则故事，我将留下，留下我这一生的历史，留给这人世检阅，然后，我将会去如流去，流水而逝……

詞中心事

最近写了一阙「菩萨蛮」的词，当写到「风寒独立宵中冷／月高不解倚栏梦／梦外三更夜／灯火照孤身」时，心里头突然荒凉了起来。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会被困在词中的情里，衣带渐宽，独自憔悴。或许是太过执着了，情之所在，就成了一生一世的等待，受伤也好，欢笑也好，都是一生一世的。

因此，我倒怀念起少年时的无忧岁月来了，用书叠成高高的理想，无情无愁，独自逍遥。只是如今，少年梦远，曩昔一笑大江横的豪气也成了岁月流水上的逝波。回到现实里头，我与许多人一样，成了熙攘尘世中一个碌碌的凡夫，为人世的爱念大悲而悲，大喜而喜。偶尔以诗词解忧，满眼河山心事，收伏笔底，都成了光流里的怔仲和仓皇。

或者诚如我的新交振圆说的，写文章的人都是感情丰富的吧！因此悲喜点墨，可以

与岁月肝胆相照。而每次在深夜，当我捻亮一盏莹莹的桌灯纵览书中文人笔下的今昔时，对这句话背后的感慨犹感深切。想想，这么多年了，我用自己的感情来喂养文字，却未料及，有一天，自己却被自己的感情所噬没掉了，以致我找不回原来的自己。

是以，我跟陈老说，我想把文学的门关掉，然后让它在我底生命中尘封。眷恋多年的文字，就让它在我未来的岁月中慢慢淡忘吧！陈老问：不写了，然后你做什么？我只回报他一个淡然的微笑。「折戟消兵歌牧野，沉沙洗甲看流星」不写了，我只想让我的心情淡定下来。

有时候，我走在吉隆坡富都巴士站的天桥上时，看着桥下为生活蝇蝇蚂蚁的众生，感觉，他们的生命是多么贴近生活，有汗水，有欢笑，也有悲苦。而我相信，平凡且甘于平凡也是一种快乐。人若能在平凡中，见其做人的伟大，那才是真正的伟大。我知道，其实每个人都是很平凡的。

想起我词中的下半阙：「寂寂心间事，并人双眉横，一霎尊前里，了了见浮生」。就是这样，人的一生，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一霎之间，浮生见底，至于文学不文学，那已经不是很重要了。

曲終

一向以为自己很喜欢破晓时的黎明，或夕晖残照的黄昏，然后慢慢才发觉自己也是爱上了万籁皆寂的子夜，爱上窗外草虫吟唱童谣一般的歌以及案上与古人传杯共盏和觥筹相交时的欢悦。那时，我可以读自己成一条大江，有半生悲喜的波涛和离合的狂澜，也有一心人世时流的明静与岁月的沧桑。在房中，灯光照到的角落，可以是天涯，也可以是巷陌，可以是汉初也可以是明末，然后读着时间缓缓从暗夜中流淌过去，拍打着我生命的两岸，流向一个苍茫无际的前方……。

而人间路上，我仍是一个匆匆行色的赶路人，走过无数的黎明、黄昏和子夜，并且担著一肩岁月笑说人世的递更，像一名说书人一样，说尽了人间的悲欢离合和生死情爱

后，却留给自己一生岁月的荒凉，带着回家，去独对一影寂寂的灯照。

总是这样啊！结庐人间就永远失去了仙家那份免去受缚于岁月的逍遥。因此，走在人生的栈道上，我总不免要一边走过岁月，又一边回头去捡拾遗落在身后的岁月。因此我想，如果有一天猛一抬头，突然惊见皱纹和白发一齐来到我的脸庞和头上时，我是否会仍然淡定一笑，然后在一笔的挥洒中，将头上的白发和脸上的皱纹写成了百年快板后的历史？或将自己的一生撕成一纸的空白？

是我努力将岁月走过生命上的声音排铺成纸上的文字，并让文字去记录我生命中每一阶段的喜怒哀乐。因此，圈圈点点的文字铺贴成了我走过而留在身后的人间路。路有多远，文字就有多长；一路行去，一笔写去，总有一天，所有逝去的感情和时间将会在我点滴写成的书中与我重见。

专栏写到这里，也该是到搁笔的时候了。但人间的路，迢迢的仍要让我赴行下去，并为不完的明天，风尘仆仆，不断赶路……。



草色與苔痕（後記）

校畢《一笑人間万事》，抬頭，我靜靜閱讀着窗外一片青青的草色，心里感到喜悅無限。

而草色入帘，苔痕上階，都是生命在寂靜里的一份跳躍，然后通过知音的賞閱，進入筆底，則活成了另一種生命的清淡和悲壯的情韻。

我喜歡賞閱草色和苔痕，一如我喜歡以文字來測度生命在成長中的脈動及記錄時間的波逝，包括在歲月里交錯而過的人事與物事一樣。因此，我肯定，在我筆下的每一行文字中，都涵蓄着我當時最真摯和赤誠的情性。

《一笑人間万事》共分成三個輯部，那即是〈天地情〉、〈儒道世〉及〈人間行〉

。这些专栏文章记录着我在一九八九年至一九九二年中甸的悲喜岁月，里头有生命的期待、理想、回忆、羡慕、迷惘与忧愉。虽然其中有一些文章是在非常匆忙的情况下完成，但我还是写得很专注和用心，至少，不会对不起自己。

草色渐青，苔痕渐绿，那都是需要时间的历练。我的生命也是，必须面受生活的检阅和冲击，自我的思考和肯定，才能硕壮雄浑起来，如旷野，自成莽莽荒荒宏阔的气象。我期待着那一天的来临。

在写这几个专栏期间，应该感谢星洲日报《五彩》的编辑张永修与南洋商报《茶座》的编辑何谨二子。因为他们的宽容，以致我每次在最后关头临下版时才将稿交上，由此为他们添下了不少的烦恼。

此外也感激陈雪风先生这些年来在文学路上给我的鼓励。由他的身上，让我看到了一个文学执着者的风骨。

最后，对父母的挚爱，朋友的关怀及筱韵在百忙中为此书做校对的工作。在此，不能一一言谢，只能铭记五中了。

雨林文集3

一笑人間萬事

作者：辛吟松
編者／美工：張永修
校對：黃筱韻、辛金順
雨林篆刻：黃金炳
內頁插畫：譚昌銘

出版者：雨林小站
NO. 405, BLOCK 51,
JALAN 24/2, SECTION 24,
40000 SHAH ALAM,
SELANGOR.

打字公司：美琪打字中心
MEIKEE TYPESETTING CENTRE
NO. 23-25A, JALAN SILANG,
50050 KUALA LUMPUR.
TEL: 2326282 & 2326458
FAX: 2326282

印刷者：益新印務有限公司
PERCETAKAN ADVANCO SDN. BHD.
23, JALAN SEGAMBUT SELATAN,
51200 KUALA LUMPUR.
TEL: 03-6269211, 6270699
FAX: 03-6270761

雨林文叢

1. 失傳 (散文集)

著者：藝青

價格：M\$4.00

2. 風起的時候 (詩集)

著者：辛吟松

價格：M\$10.00

3. 一笑人間萬事

著者：辛吟松

價格：M\$8.00

辛吟松，原名辛金順

六字輩人物，生於吉蘭丹巴西富地

第一屆「潮青文學獎」得主

作品曾收錄在合集《成長中的六字輩》

及《熒熒月夢》中，並著有

散文集《江山有待》《一笑人間萬事》

及詩集《風起的時候》

雨林文集 3

